孔另境主編

劇本叢刊第二集

釵頭鳳

魏于潛

世界書局印行

特別啓事

本劇上演權，由作者保留。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，除上海一地，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，其他各地，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，或其代理店，接洽辦理。否則，不准上演。此啓。

854.6
7918-9
2

釵頭鳳

四幕劇

3 1761 2822 5

人物

游客甲（男）
游客乙（女）
陸游
園丁
唐蕙仙
狄英
陸母
靜因
沈逸雲
趙士程
妙月
羅玉書

小諸葛
佛婆
半地仙
小使

時間——

序幕

南宋慶元四年戊午（公元一一九八年）初春

第一幕

第一場——紹興十二年辛酉（公元一一四二年）春

第二場——當天午夜到黎明

第二幕

第一場——離第一幕半個月後

第二場——當天夜晚

第三幕

離前幕半個月

第四幕

紹興二十六年丙子（公元一一五六年）春

序　幕

人——

游客男

游客女

老園丁

老　翁（陸放翁，時年七十四歲）

時——

南宋慶元四年孟春

地——

山陰沈氏南園

景——

南園的一角。

春剛帶來一絲溫暖，早梅已結出蓓蕾。

荒園日暮，斜陽照着一棵蒼鬱的老紅梅，蘚苔斑剝，被螻蟻蛀蝕半空。但它依舊有着生的活力，蒼勁的梅幹已長滿了纖嫩的花蕾。

頹敗的松木小橋，宛如倒在地上的老醉漢，歪歪斜斜地橫躺在那兒。橋下一泓春波。橋頭長着尺來高的野草。

沿河幾支殘柳，依舊搖曳生姿地賣弄着她老去的風情。月洞門傾圮了半邊。短牆外幾座樓台依稀。

一座老亭，蛛網牽聯，站立在中間。幾疊石級上去，褪了色的朱漆欄杆，正似遲暮美人殘褪了的鉛華。——風雨剝蝕了她的青春。——亭上一方橫額：「滴翠」兩字，體寫北魏，靈秀飄逸。然而也灰塵密蒙，黯無光彩。

粉牆頹落，依稀殘留着若干文人雅士的題詠。

草叢中，頭石邊，幾條石凳石桌還安靜地躺着。

幕啓——

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分，一抹淡紅照射着滴翠亭，照射着柳梢頭，也照射着這荒蕪頹敗的沈氏園。

春寒料峭，索索的晚風吹來，畢竟還使人感到陣陣寒意。

是該歸巢的時候了，夕陽照着寒鴉尋覓着自己的家。

不知是什麼人哪，吹起一支洞簫，勾引起人對這暗前的光明懷着無限留戀。

遠遠地有兩個青年男女走來。他們穿過月洞門，似乎有「豁然開朗」「別有洞天」的感覺。年輕的男人不禁輕輕呼着——

男　（輕微地）啊！（對女）可不是？我記得這兒是頗有點亭台之勝的來！（他們走上小橋，一眼望見那株初開着的老紅梅高興地）　你看，在這兒了！

女　什麼？

男　（一指）老紅梅！

女　（不禁也高興起來）呵！這可給你找着了！

男　（走近梅樹，鑒賞地）我說末，哪來這一股清新欲絕的幽香；原來它偷偷地開在這麼一個好所在，眞叫我好找。（偎着女）你瞧：這亭台，這一帶花牆，這小橋，橋下的流水，再拱着這一株花蕾滿枝的老梅樹……（似乎有點迷醉）

女　（受了他的影響，同感地）唔！……（忽然，離開了他，歎息地）唉！……（輕輕地搖着頭）

男　唔？

女　（感喟地）可惜……（低唸着）「似這般，都付以斷井殘垣」了！

男　！噯要這樣才能顯出這座沈園的好處。（依然不勝低徊）

女　（有點不然）我可看不出！

男　（沒注意她的話，祇顧自己找尋什麼）唔！

女　（不悅）好了！名園也算逛了，梅花也算看了。可該回去啦？——你，你找什麼？

男　不，我找樣東西。

女　找什麼？

男　（不理，自管找）咦？

女　你見鬼！天都快黑了，還有什麼找出來的？你找吧！這麼一座東倒西歪的荒園，我可沒雅興奉陪了。

男　噯！別走！——你就不知道這荒園日暮，足以叫人留戀吟味啊！

女　好！那你就一個人在這兒大發雅興吧。我可得先回去啦！（一撇嘴）哼！我看這黑黝黝的山洞裏，回頭鑽出個狐狸精來，看不把你吃了！

男　別胡扯，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到了這兒，那有入寶山而空回的道理。（走上老亭，四面尋覓。）

女　（嘲笑）原來你是檢寶來啦！（見他一本正經）噢！你到底要找什麼呀？

男　你別問，找着了再告訴你。

女　（有點恨恨地）你……（生氣似的）我走了。

男　別走，別走！告訴你！我找一首題壁詞。

女　誰的題壁詞？你那末起勁！

男　對你說吧！陸放翁！

女　陸放翁？他？——本朝的大詩家！

男　對了。你還記得他的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？

女　嗯！我倒喜歡他那句「重簾不捲留香久，古硯微凹聚墨多。」怎麼？他有詞題在這兒？

男　嗯！自然有。老實告訴你吧！今天找你來游園，看梅花還在其次，主要的，讓你看看這首題壁詞。

女　看你說得那麼鄭重其事，好像裏面大有什麼文章似的。

男　正是大有文章呢！你知道「釵頭鳳」的牌名兒？

女　嗯！知道。

男　這正是一首調寄「釵頭鳳」的詞。其中包含着一段放翁年青時的傷心恨事。

女　哦？（引起興趣）那該是一首豔體詞了？你唸給我聽！

男　我祇記得其中有「東風惡，歡情薄」及「春如舊，人空瘦」的句子。

女　好！這可招出來了，你原來沒安什麼好心眼兒！

男　（不解）什麼？

女　說是逛園子，看梅花，我木頭人似的讓你擺佈，出了南門，過禹跡寺，二十來里路趕了來，原來叫我看首歪詞來的。你好！你好！

男　（急分辯）你別寃我，你看了這首詞再罵我好不好？

女　（賭氣似的）我不要看！

男 （着急）你看你，你——

女 那末，你說詞在哪兒？

男 哪兒？（遍地到處尋覓不見）咦！怎麼找不到啦！我明明記得題在這上頭的！

女 我知道你又哄我！

男 哄你？眞寃枉！我跟你起誓好不好？

女 那怎麼會找不着呢？（幫着找）年代遠了，舊題的也許風吹雨打的剝落漫蝕了。

男 不會的！這是有名的古蹟，園主保存還來不及，怎麼會讓它湮滅掉呢！

女 那詞準題在這牆上麼？你記得那麼淸楚？

男 （略一沉吟）唔！這倒不敢說了！也許在那邊水閣裏。咱們上那邊看看去。

女 要是也沒有呢？

男 那我倒不信，總不外乎在這園子裏。旣然來了，就把這沈園翻了過來，也得找出這首「釵頭鳳」再走。來來！（拉着女的手，繞過假山石，不見了。）

（有頃，月洞門那邊一位老翁曳杖而上，約模七十多歲的樣子，衣服寬大，帶着風帽，銀鬚長長的飄洒在頦下。軀幹碩長，面色紅潤，洒脫而壯健。他緩步走過了小橋。看着這日暮荒園，池沼依舊，景物全非，似乎給他很深的感慨。）

翁：（低低地獨自唸叨）想來，
又怕來。
怕來，——
又爲什麼走了來？
（低低的吟了起來）嘸！
路近城南已怕行，
沈家園裏更傷情，
（撫摸那株老紅梅）
香穿客袖梅花在……
（無限感喟）梅花依然無恙，
（追憶似的）那一同看花的人呢？
……
四十年來，夢斷香消。
（自嘲似的）七十多歲啦！——
該入稽山作土了吧？

還懷着這樣的心情，
重來這舊遊之地，
憑吊，感慨，不能自已。
(徘徊久之，走到滴翠亭前) 噯！眞是——
壞壁舊題塵漠漠，
斷雲幽夢事茫茫！
(深切的看了幾眼，轉到假山石那邊去了。)

(天色漸漸暗下來，那面來了一位老園丁。白髮蒼然，傴腰曲背，有點重聽。)

丁　(高聲邊嚷邊上) 關園門嘍！喂！關園門嘍！裏邊的客人快出來！要落鎖關門啦！噢！人呢？哪兒去了？見鬼，沒有人。——(自己不信) 沒人來過？——唔！眼花了。(回身蹣跚的走了幾步，又停住) 唔！不對不對，我明明看見一男一女前後走進來的。哦！他們許走到那邊水閣上去啦。讓我再叫一聲。(大聲地) 客人出來！關園門嘍！

(老翁自假山石邊轉了出來)

翁　(徐徐地) 老——管——家。

丁　(想不到身後有人叫他，楞了一會認辨不出) 您是……？

翁　（微笑地）唔？

丁　（認出來是他）啊！是您呀！（似見故人，嘮叨地）我說呢，這時候，誰會在這兒叫我！原來是您這位老神仙！您老好呀！府上少老爺孫少爺都好呀！……

翁　（連聲地）好！好！多謝老管家，（稍頓看他）你倒也健，還在這兒！啊？

丁　（沒聽淸）唔？

翁　（微笑）我說：你倒還健！

丁　哦！（連忙）唔唔！托老神仙的福！（指指耳朵，高聲地）別的還好，就是耳朵……聲音小點就聽不淸楚。（高興地）老神仙，我可等了您好幾天啦！打立春起，這兒花開了，我就一直盼着您，昨兒天氣一暖，花越開多了，我知道您這幾天準要來啦！

翁　（點頭，微笑）唔要來的！我是要來的！我要來看看這梅花，看看這園子，唔——也來看看你。

（男女二游客上來，看見他們二老，站住）

男　（在邊上，輕輕地對女）嗨！快看這幅荒園二老圖！

（女的頷首，站在旁邊看着他們）

丁　（沒聽淸剛才翁說的話）啊？您說什麼？

翁　我說我是要來看看這兒的亭、台、草、木，也來看看你。……

丁　啊！不敢當，不敢當！（直瞪着眼望他）老神仙，您眞是愈過愈仙健啦！您今年七十……？

翁　七十四了！

丁　哦！（點頭笑着）

女　（輕輕地對男）有點意思！

男　（點頭）唔！（輕輕地阻止她，叫她別作聲。）

翁　老管家現在這兒的園主，姓什麼了？

丁　啊？！哦！姓汪。唉！這短短的幾年，就換了三個主啦！——當年沈爺在的時候，您老哪天不走上一兩回！呀飲酒，論詩，看花，下棋。常常聚合了幾位爺談論些國家大事。有說，有笑，有時候也敢罵，敢哭！——！唉！想起那時候的熱鬧勁兒，現在眞是大變啦！

翁　（另有所思）也不過是五十年吧？——這山陰有名的沈園就這樣的頹敗了！

丁　唔——（回憶地）是有五十年了！

翁　（感慨）沈園——老了！這些樹木、小橋、亭台……，老管家，它們正像你我——

丁　（不明白）像您我？

翁　像你我頭上的鬢髮，花了，白了，老了！

丁　嗯！（不禁也勾起一陣異樣感覺，有點憤憤然）老倒是不怕，這種世亂荒荒的年頭，老了，死了，也沒甚可

說的。——

翁　(點頭) 嗯！

丁　放心不下的，倒是我們的兒孫。——

翁　噢！倒說，老管家，提起，你們的那位老三，近來有信息麼？

丁　(搖頭) 唉！去年秋天，我那十八歲的孫子，也學他爸爸的樣，投軍去了。臨走，對我說：「(激動地聲調) 等打退了金兵，同爸爸一塊回來侍候您老人家過一百歲！」(含着眼淚，微笑地) 我怕——這把老骨頭，等不到那麼久了。瞞不過你，我老伴過世早，我自己倒也不想享兒孫的福。可是——老神仙，我問你，這天下到底什麼時候會太平哪？我們的子孫會不會比我們過得好點？

翁　(不斷地點頭，讚賞地) 老管家，你也不必感傷。你有這樣掙氣的兒孫，也大可以自慰啦！(低沉，有力) 大宋朝全靠你兒孫那樣人來保衛；也全靠那樣人的保衛，我們的子孫才有指望過得好一點。我們老雖老，可還能夠等。年過七十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可是要不讓我親眼看見這一統九州的日子到來，那我死也不會瞑目的。(有點感傷，忽然) 老管家，我曾胡湊了幾句詩，讓我唸出來你聽聽。

女　(一直在旁頭聽，低低地對男) 大有道理！

男　(低聲阻止) 有點來歷，聽他唸詩。

翁　(高聲朗誦) 死去元知萬事空，

但悲不見九州同，
王師北定中原日，
家祭毋忘告乃翁。

丁 (搖頭晃腦的聽着，至此忽然鼓掌) 您彈得好！您彈得好！

翁 (不解) 怎麼叫彈得好呀？

丁 您老這不是「對牛彈琴」麼？

翁 (放聲而笑) 哈哈！

(大家一笑，男女遊客加入一老談話。)

男 (抱揖) 兩位老丈！

丁 啊？——你們——

翁 不敢不敢！剛才跟老管家信口胡言，見笑得很！

男 那裏那裏，剛才獲聆高論，實在欽佩得很。

丁 唔，你們可怎麼回事？一忽兒隱，一忽兒現，剛才我呱啦呱啦叫了半天，你們沒聽見？

翁 兩位雅興到此。

男 (謙恭地) 不敢，因爲訪問古蹟，專誠來此，不想怎麼竟遍覓不見？

丁　哦！原來你要看那玩意兒呀！——怎麽不早說！（要指給他看）

翁　（阻止地）唔！（對男女）不知二位要訪問的，是什麽古蹟？

男　就是這兒的一首題壁詞。

女　叫做「釵頭鳳」的！

男　不知怎麽的這次竟找不到了？

丁　那你跟我來唔！——

翁　（仍阻止）二位可知這首詞是何人所作？

男　是我朝大詩人陸放翁先生所作。

翁　可知這首詞所指的是什麽？

男　聽說所指的是放翁先生年青時候的一段傷心恨事。可是詞意含蓄隱約，未知其詳。

翁　二位既然已經知道了，不看也罷。

（僵持片刻）

女　不知道這首詞，還在不在？

丁　（忍了半天）怎麽不在呢？——

女　詞既然在，學生等遠路來此，老先生又何吝指示一看呢？

男　今天倖遇老先生，還望老先生把所知道的這首詞的情節始末，有以見教。

翁　（推諉地）唔——老朽何知呀？

男　老先生博聞廣見，剛才已經聆教了。

女　既說是傷心恨事，正應該讓普天下傷心人知道，也好讓同聲一哭呀。

丁　好了，好了，別客氣啦！知道的就說一點。天快黑啦，我可等不及，要關園門啦！

翁　（沉吟地）唔！唔也罷，既然如此，就老朽所知，略述一二，二位請坐！

男女　承教承教。（大家坐下）

翁　（略一思慮，娓娓而談）客官問這首詞，這件事——就在我朝紹興年間。那正是金兵南犯，汴京失守；吾主倉皇南渡，遷都臨安。我朝因宗留守戰死，起用了韓蘄王，岳少保等名將，重與金人作戰。（漸漸興奮）黃天蕩一仗，殺得金兵棄甲曳兵而走。（興奮地）我軍士氣大振。又在郾城附近，破了金兵拐子馬，直追到朱仙鎮。那時候，兩河豪傑，率衆來歸；軍威大振。原期一鼓作氣，直搗黃龍府，一洗二聖被擄之恥。（漸說漸高，至此忽然變了音）不想……不想……

男女　（緊張地聽着）不想什麼？

翁　（顫動地）不想當朝奸相秦檜，一日連發十二道金牌，將岳家父子，召回臨安。（淒然）以莫須有三字，將一門忠烈的岳忠武王，陷進了大牢。

男女　(低頭)唉!

翁　(激憤地)從此金兵再行猖獗。所到之處,盧舍爲墟。正在這兵荒馬亂人民流離失所之際,這首「釵頭鳳」的事情也發生了。(恨恨的强笑)這——也是蒙(一字一句)奸相秦檜所賜呵!

男　(變色)老先生!(較低地)秦相爺雖然去世,他的後代還是很有勢力。老先生說話……老先生您貴姓?

翁　(注視他們)你問我麼?

男　(疑惑地)您是——?

丁　(忍不住)嗳!別打啞謎了,這位老先生就是陸放翁陸爺!

男女　(恍然而悟,面面相覷)哦!陸老先生!失敬,失敬。

翁　(微笑地)唔!不敢不敢。二位要看這首「釵頭鳳」,老管家,煩你把壁上的布揭下來。

丁　是啦!(邊走到亭上邊說)我來揭幕,我是怕蛛網塵灰,所以把布遮了起來。(揭開壁上的布,看見壁上「釵頭鳳」的題詞)

翁　(無限感慨)噫!眞是「玉骨久沉泉下土,墨痕猶鎖壁間塵。」二位看,(指着壁間斑斑剝剝的字跡)「釵頭鳳。」——紅酥手,黃藤酒,

滿城春色宮牆柳。
東風惡，
歡情薄，
一懷愁緒，
幾年離索。
錯！錯！錯！
（邊唸，後面歌聲起，歌出「釵頭鳳。」）
（燈光漸變漸暗，至全滅。）

——幕下，緊接第一幕——

第一紮

第一場

人——

陸　游（務觀）

唐　琬（蕙仙）

狄　英

陸　母

靜　因

沈逸雲

趙士程

時——

南宋紹興十一年辛酉春

地——山陰陸宅

景——

是陸家的東書院。

「世家」氣派，右裏最深處是一列書架，每一架都安藏着豐滿的書籍。稍左是一方屏牆，屏後可轉出入客廳大門。屏牆上一幅蒼松壁畫，沉勁有力。右邊牆上掛着幾條名家山水。稍外有一門，可通內室。朝東是一列長窗，窗外是院子，近外是出入院子的門。院子裏疏栽紅梅，蓓蕾剛開。

室內陳設，恬靜簡潔。几椅之外，近窗處一架書桌。桌上安放着紙卷書籍和文房四寶。

幽，雅，靜，書卷氣息外圍着濃烈的田園風味。

幕啓——

初春清早，東方曙光初透，錦雞頻唱，朝陽漸漸射進窗戶。

院子裏有人影劍光在晃動。傳來一曲雄壯的滿江紅。人影劍光跟着歌聲節拍舞動。

稍停，由內室走出的是陸游。年約十八九歲，儒雅瀟洒，氣派超脫。他幽閒地從內室踱了出來，手裏拿着一卷紙。

聽見窗外的歌聲，微笑地走到窗前眺望一會。回到書桌邊略事整理，鋪開卷子，提筆作文。

有頃，唐蕙仙上。手裏端着一個盤，盤裏盛放着碗匙。另外藏着一束鮮花。她走進來見游正全神貫注在作文，生

怕驚動他似的輕輕地把花插入瓶裏。然後拿碗輕輕地放在他案頭。剛要縮手——

游　（覺察，用筆按住她手，微笑地對她看着）唔——？

（兩人相視良久。蕙低頭縮回手。）

蕙　（羞澀地）吃吧！涼了不好吃。

游　（看着她微笑地）謝謝你，你呢？

蕙　（搖搖頭）我不餓。等姑媽早課完了一塊兒吃。

（游端碗吃，蕙偷眼看着他，游偶然抬頭，四目一接觸，蕙又羞澀的避開）

蕙　（搭訕地）够甜？糖怕擱少了。

游　甜！甜！甜了！（忽然）其實不擱糖也——（微笑地不說下去）

蕙　（難爲情地）表哥也會貧嘴！（一扭身活潑地跑到窗前）他正耍得起勁呢！（對外）狄爺！狄爺！您可以歇歇啦！一會兒就吃早飯啦！

英　（在外，收了架勢，爽朗的聲音）嘿！姑娘，您好早呀！

蕙　哪有您早呀！

英　（在外）務觀弟呢？在嗎？

游　（也走到窗前）在這兒哪！英兄倒眞是「聞鷄起舞」啊！

英　（爽朗的笑聲）哈哈！賤骨頭，不那末練兩手，混身不舒服。哈哈！我就來。

（兩人離開窗口，蕙對外揚揚手。）

游　（一眼看見花）唔？這花是你插的？

蕙　嗯！好嗎？

游　（嗅花）好！

蕙　香味兒俗一點，我挺喜歡這名字。

游　叫什麼？

蕙　叫「斷腸紅」！

游　「斷腸紅」？（一皺眉）不好！爲什麼名字題得那麼慘！我看倒不如改作「相思紅。」相思跟斷腸不是一樣意思？可聽着叫人不會那麼難受。

蕙　（吟味）「相思紅。」

（英大踏步進來，滿頭汗，穿着短衣，有點氣喘，一手拿衣，一手提劍。）

英　嘿！痛快痛快。（一拍肩）老弟！我呱啦呱啦的驚擾你啦！

游　那裏那裏。你儘管唱。我這兒你儘管隨便。

英　哈哈，我知道你不在乎，怕吵了你老太太。

游　也沒干係。她老說這次全虧英兒，要不然，叫蕙表妹千里迢迢怎麼樣也到不了山陰。

英　別說了，老弟，你老哥這一點力也不替你出，你還交我這朋友幹什麼？哈哈，算不了一會事。倒是一路上蕙姑娘辛苦啦！（對蕙）受了點兒虛驚吧？

蕙　也沒什麼，唔！眞的，我想起來還怕，亂世出門眞不容易。要沒有狄爺我眞想都不敢想。

英　其實還不一樣。碰着道兒上的人要眞動手幹起來，他們夥兒多的有上千，我一個人幹得了？也幹不了呀！還不是講一點江湖上的義氣，道個名兒姓兒，打個招呼，就放過去了。最麻煩的倒是那些小毛賊，三個兩個的，混事兒沒久，也沒個道兒。碰到這種毛賊，就得使點能耐出來。那天在烏鴉口就給我扎了兩個。幾乎把蕙姑娘嚇出一場病來。哈哈，好啦！姑娘。總算沒出岔兒，把你送到這兒啦！你們表哥妹倆多談談吧！我洗洗臉就來。

游　我叫陸安打水。

蕙　我去！

英　（阻止地）曖曖曖！你們幹嗎？（指着自己）你們跟我還客氣？兄弟，你老哥不愛這一套。我在衙門裏待不慣，就是爲這。你跟我隨隨便便，我就待個三五天，眞要跟我客氣，那我明天就走。

游　好好好。遵命就是。

英　你們管你們的，我就來。（下）

游　（忽然想起）哦，英兄！等會我有位同學來給你引見，你別出去。

英　（在內）我知道！

（游回身，見蕙又在看着自己。微微一笑，蕙回過頭去，抽身要走。）

游　蕙妹妹！

蕙　唔？

游　幹嗎要走？

蕙　姑媽經許快唸完了。

游　媽有燕春伺候，你不用太——

蕙　我怕耽誤你的功課。

游　也沒什麼事！交鮑老師的一篇文章，就快完卷。

蕙　那末，你用功，我隨便翻翻書。

游　你不走？

蕙　嗯！

（游微笑地坐下作文，蕙到書架翻着書看）

游 （寫了一會，心不在焉）唔？——

蕙 怎麼？

游 寫不出來！

蕙 我還是去。

游 不。我寫，我寫。（又寫了一會）昨兒你們上白衣庵去，回來很晚了？

蕙 （忽然想起）哦，說起——我以後這種地方不去了。

游 （奇怪）唔？爲什麼？

蕙 那兒——不大好。

游 怎麼？白衣庵是很清靜的。

蕙 那也許是我多疑心。我看常有些個油頭粉臉的年輕人出入。

游 你昨兒看到些什麼？

蕙 （不便說）唔——也沒什麼，我想是我瞎疑心。我話可說多了，你寫你的。（說完又翻書。游低頭寫了幾行，又注視着她，見她拿了一本書，坐在自己對面椅上閱讀，他考慮了一會。把筆一擱。）

游 （注視着她）蕙妹妹！

蕙 唔？

游（溫柔）我想跟你說句話。

蕙（很快頓感到臉一紅，低低地）什麼？

游　媽可曾跟你說起過？

蕙　說起什麼？

游　說起我——

蕙　你——？

游　我的——（以筆寫了兩字，遞給她看）

蕙（走過來看，臉一紅，難爲情地躲開）沒有！

游（奇怪地）沒有！

蕙（不看他，低着頭點了點）嗯！

游　那末，你——（又用筆寫了幾個字給她看，蕙羞不自勝地低着頭，游走過去，拉開她遮着臉的衣袖）唔？你說呀！

（蕙看了他一眼，接過紙，回到書桌邊，也拿筆寫。）

（游走過來看她寫什麼，蕙羞得急放下筆，掩着臉。）

（游微笑地又寫了幾個字給她看。）

（蕙正要拿簪，給游按住手。）

游　（微笑地看着她）不，你說你……？

蕙　（無地自容）不知道。

游　不，你得說。——

（蕙點點頭）

游　（故意地）不願意？

（蕙又點點頭）

游　是不願意？

蕙　（知道有意玩笑）啐！你很壞！（抽身欲走，剛到門口，站定）姑媽！

母　（在外）我說上哪兒去了。（進來）原來在這兒。

游　（急迎候）媽！您早。

（兩人都面有慚色。游忽想起，急走過去把紙條團了。）

母　（看見他們尷尬的樣子）唔？怎麼了？你們兩個人？

游　沒什麼，（撒謊）我看見蕙妹妹有一個小香球兒好玩，問她要，不肯，搶着玩兒。

母　（對蕙）哦？怎麼個香球兒？給我看。

蕙 (大窘)這？……你問表哥！

游 唔……剛才一搶，碰壞了。(尋找)咦！丟到那兒去啦！咦！丟了。

母 (不追問)你看，姪女兒，你表哥長那麼大了，還是個孩子。

蕙 (借此下場)姑媽，您還說呢，表哥是山陰有名的才子啦！鬼心眼兒才多呢！

游 唷！你在媽面前連訴說帶挖苦，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呀！

蕙 (躲到陸母身後)那兒敢呀！你啊，當着姑媽的面儘裝老成，再壞也沒有！

游 媽，你看蕙妹妹把我說得！您別信她！

蕙 (拉着陸母)姑媽說公道話，您不幫着表哥的吧？唔？

母 (嚴肅的臉上，不由得笑起來)你看你們這倆孩子愈大愈會頂嘴。幸虧沒給你們提一起，要不然，却不一天到晚儘頂嘴了？

蕙 (羞得無地自容)唔！姑媽又來了！我——(逃了進去)

游 (笑着)這一下，該你跑了！

母 (也笑着)蕙仙，別走呀！

蕙 唔，我不！

母 你出來呀！我有話跟你說

蕙　（出來）姑媽，您——

母　不，我有正經話跟你們說。你們都坐下。

（游示意蕙，大家坐下。）

母　（略一沉靜）你們聽我說。你們還記得？咱們那一年逃難。（對游）你才那末大，住在你舅舅家裏，那時候你舅母還在。（對蕙）你母親看着你們兩個人，年齡都相彷彿，就有意思把你們撮合成一對——

（游覷蕙，蕙羞澀地回過頭去。）

母　其實也不過是那麼一句話吧了——因爲亂荒荒地，你們究竟都還小，後來你舅父入川做官，我們就搬回山陰住。這樣一離開就十幾年。（對蕙）誰知你媽去世，你父親又娶了後娘，生出許多是非來。（蕙想起傷心地）你也別難受，好在你已經跳出了這是非，千里迢迢地總算到我這兒來了，不用說，我哥哥祇留下你這末一點骨血，我自然是歡喜的。不過（稍頓）照這樣子住下去，總不是個久長之計。

蕙　（注意地）——

母　所以——（看游蕙一眼）我想問問。

（蕙不安）

母　按說，你既沒了親人，我是你的長輩，也可以作得一點主。——（等她接話）

蕙 （低低地）是！全憑姑媽作主。

母 那麽好。你是二月生的？我記得游兒祇比你大三個月。

蕙 是的。

母 二月初——初幾呀！

蕙 （羞澀地）二月初五寅時。

母 唔！好的。（端詳了她半天，忽然嚴肅地）現在正有一家來提親，要是你願意，我就把八字抄給他們去推算推算。

蕙 什麽？姑媽？

母 我說你要是願意，我就把八字抄給他們。

游 媽！

母 （和顏對游）你別管。

蕙 不不，姑媽！

母 唔？你不願意？

蕙 （着急）不，姑媽！我願意侍候您一輩子！

母 （聲色不動）不對！蕙姑娘，你應該說侍候你婆婆一輩子，哪能侍候你姑媽一輩子呢！

蕙　不，（又羞又急）姑媽的意思是——

母　你不明白嗎？

蕙　（淚下，匍匐在她膝前）呵！姑媽！

母　（撫摸她）好孩子，還沒說誰呢，怎麼哭啦！

蕙　姑媽！我不願意！

母　我還沒說誰呢！

蕙　誰我都不願意。姑媽，不是我不聽您老人家的話，實在——我求您老人家可憐——

游　媽！您——

母　別響，沒你的事！（對蕙）你先別哭，有話好好兒說。你先起來，坐下。你是什麼意思？

蕙　唔——

母　你說是什麼意思？

蕙　姪女兒沒什麼意思。就是——

母　唔？

蕙　就是——

母　不嫁人？

蕙　唔——

母　唔？

蕙　嗯！

母　無論誰都不嫁？

蕙　（看游一眼，忍痛地）嗯！

母　你不後悔？

蕙　（堅決）不！

母　要不要聽聽我提的是誰？

蕙　不！

母　那家姓陸。

蕙　也姓陸？

母　姓陸就姓陸，什麼也姓陸？哦，你說是我家姓陸。不錯，也姓陸。他們人口不太多，是本地人。那孩子叫

陸（看着游）——陸——！

游　（搶着說）陸——游！

母　陸游？厚臉！你怎麼知道叫陸游！

蕙　陸游？（抬頭看游，游示意）哦，姑媽！您——？

母　我是拿你姑媽的身份替我孩子提親來了。

蕙　（不禁破涕爲笑）姑媽！我不來了，你哄我。（挨着陸母撒嬌地扭着，難爲情地把頭埋在她懷裏）唔唔！

母　（笑着）說什麼呢，你不答應末，有什麼法子。

蕙　（抬不起頭）唔唔！我不來，唔唔！

游　媽呀，您眞嚇了我一身冷汗！

母　（笑着）要臉不？你呀怎麼不出冷汗呢，你媽替你提親，人家姑娘可不答應！

蕙　姑媽，您還說！我不——（遮起臉要逃被母拖住）

母　（笑着）你們這些孩子呀，眞太壞。當着我掩掩飾飾裝正經。問起你們這一個唔呀唔，那一個嗯呀嗯地，不肯說，今兒要不這麼一激呀你們一輩子裝正經！

蕙　姑媽也眞忍心，剛才瞧我急哭了，一點也不漏聲色。

母　現在你又會說話了？唔？你倒說，你還嫁人不？唔？你倒說叫我什麼？姑媽？婆婆？唔？

蕙　我一樣也不叫！

母　（出乎意外）嗯？

蕙　（甜甜蜜蜜地）我叫您「媽」！（說完，伶伶俐俐地逃了進去）

（游愉快地微笑着看她進去。）

母 （稍停，恢復了嚴肅）這一下你的心可定啦！

游 媽！

母 現在少叫幾聲，別等一有了新媳婦兒，就把媽忘了。

游 將來我把媽像唸佛似的一天唸上三五百遍就不會忘了。

母 唸有什麼用，誰知你心裏怎麼想？

游 心那就沒法兒知道了。拿出來看也看不出來呀！

母 誰跟你嚼舌！好好兒唸書是眞的！（較沉地）你十八歲了，可是娘總還當你是三五歲一樣，時時爲你操心。

游 是，我知道！

母 這幾天——蕙仙來了，你也特別高興，我還看不出來嗎？娘（頓）——也巴不得你高興。回頭把你們的八字合一合。祗要沒什麼冲尅，挑個日子了了一件事也好。

游 （不好說什麼）是！

母 但願這孩子的命好，過門來，事事順利就好。倒說，你的名字補上了？

游 補了。

母　什麽時候動身？

游　飽老師說，再等一兩天不妨事。還得等幾個同學一起走。

母　那末，早點準備準備，多用點功。你在山陰已經有點小名氣了，要是考不上，却不被人笑話？你（頓）總要替祖宗爭氣。

游　這個我知道，不勞媽媽吩咐。

母　知道就好！（起身要走）你吃了沒有？

游　媽請吧！我已經吃過了。

母　唔！

（蕙仙上）

蕙　（不好意思，但還是叫了出來）媽！白衣庵大師太來了，還送來了幾樣素菜。

母　靜因師太嗳？她總是那麽客氣。請上房坐吧！

蕙　師太過來啦！

因　（在外面連聲的）老太太呢？在嗎？（一脚跨進來）嗨！老太太！（是一位俏尼，年約三十五六歲，穿淺藍海青，雲襪僧履，肉裏眼，薄施脂粉。）

母　呀！師太這麽早怎麽又要你破費。

因　哎喲！阿彌陀佛，一點點，我們也是現成人情，借花獻佛。哎喲，陸公子在書房用功。

游　師父。（招呼過了，自管坐下寫字）

因　老太太，不是我出家人瞎恭維，您眞好福氣，您看哪，你們少爺這一副相，天庭飽滿，地角豐圓，眞是一副大富大貴之相。哎喲陸太太，您是前世修來的。

母　（笑迷迷地）師太說得好咱們裏邊坐吧！

因　不，一樣一樣，阿彌陀佛。眞是菩薩保佑，您看這一根鼻子，直挺挺地，光這一部鼻運，就得交到四十歲。老太太，您好事多做點吧！您將來的福氣眞好着呢！阿彌陀佛。

母　這都靠師父金口了。

因　老太太，你們少爺該請我喝喜酒了，還沒下定吧！不知道那家的姑娘有福氣？老太太早點給少爺大喜，就可抱孫子啦！

母　（覥憨）說是已經在說起了……

因　哦？那一家的小姐呀！八字很配吧？

母　就是這還沒合過。

因　（誇大地）啊！這倒要合一合的，不要有什麽暗沖晦，（一屁股坐下來）到我們庵裏常來的那位高太太家的大少爺，不就爲着八字沒合對，他家少爺又不相信，後來媳婦兒過門沒滿一年，他家少爺

就壞了的。當初我在菩薩面前求的一道籤就不大好。我又不便說，過後，那位高太太才眞信了菩薩啦！(覺察到游不樂)不過你們少爺是福氣人，自然會招一位命好運好的好媳婦兒的。(笑得古怪)嘿嘿！

母　(看游喜一眼，稍停)師父，後面坐坐！

因　我想不了，還有趙老爺徐太太家裏昨兒沒來，我得去通報一聲哪！

母　其實我已經知道了，還煩師父走一趟。

因　哎！我們小庵全靠各位施主呀！我總說，人哪要數您跟那位趙太太最好，最肯在菩薩面前施捨了。趙老太太那兒必須也去走一趟。

母　師父也夠忙的。

因　(又一屁股坐下)哎喲！老太太，別人總以爲出家人清閒，那知道比俗家人還要忙，人家說公門無有半日閒，我倒要說佛門無有半日閒了。

母　那是菩薩面上！

因　眞是菩薩面上，阿彌陀佛。我走了，老太太，十九那天早一點吧！素齋，全靠各大善士賞光啦！

母　不，裏面喝杯茶去！我還有件事要跟師父商量。

因　那末也好。(回對游)到時，陸公子也一起來呀！

游　謝謝師父，有空一定來。

因　（走到蕙仙面前，作得十分親熱地拉着她的手）蕙姑娘，您也一起來。（忽然想起）昨天你來，我沒空，招待不周，沒領你到各處走走。十九觀音生日，小庵裏的送子觀音開光，備點素齋，很熱鬧的，蕙姑娘跟老太太一起來啊，便齋！

蕙　是。我看——

因　咳！一定要來的！你要不來，我就沒面子，不，連菩薩也沒面子啦！（對陸母，誇讚地）老太太，你看蕙姑娘眞好一表人材！哎！我總說你們祖上有德。你看蕙姑娘，我昨兒一見就喜歡得了不得。眞是越看愈喜歡。眞不知哪一位有福氣娶着你呢！還沒人家吧？幾時我出家人倒要來管管俗家事，給你做一個媒！包你稱心如意。

母　不，已經唔——

因　哦？有了那一家呀！

母　等會說，後面坐吧！

因　可別忘了請我喝喜酒呀！（蕙怕羞，要掙脫她的手，給她緊緊地握着，握得她有點痛，靜因臉上裝出笑容，眼中露出閃閃嫉與恨的光）蕙姑娘，到時候準來呀！

蕙　好好，我一定跟姑媽來。

因　一定呀！早點來，燒頭香，送子觀音，將來擔保蕙姑娘早生貴子。

蕙　（難爲情地不好說什麼）——

母　請裏邊坐吧！

因　好，（對游蕙）你們請寬坐。一定呀！（母跟因下）

游　（看着她們下，鬆了一口氣）眞討厭！

蕙　噓！留心給媽聽見。

游　眞沒法，我幾次對媽說，三姑六婆最要不得，一說這，就受媽一陣訓。久了，我也懶得說了。

蕙　年紀大的人喜歡，也就隨它去了。說眞的，不知怎麼的，我一見了那位師太就怕。你沒覺得她眼睛對我看着，臉對我笑的時候，我老打哆索。我覺得她的笑，對我總有點特別。你沒看見她剛才拉着我的手，她緊緊的握着，愈說笑愈握得緊，媽在面前我又不能叫疼。好像對我有許多恨似的。

游　恨？恨什麼？你跟她沒寃沒仇，昨天才頭回見不是？

蕙　（輕輕地）許看見得不是時候。

游　（沒明白她的意思）管他呢。（稍停，低聲）蕙妹妹。

蕙　唔？

游　（有點吞吞吐吐）我——應該——謝謝你。

蕙　什麼？

游　你——對我的——癡情。

蕙　（低首）我——也一樣。

游　媽把你逗苦了！

蕙　（想起了，還有點訕訕地）想不到姑媽一向頂不苟言笑的人，也會……我太老實了。

游　可是也因此顯出了你的眞意。

蕙　（低低地）別說這個了！

游　不，我要說，我願意多說幾遍，這情景在我是說不厭，想不倦的。（靠近她，剛想要去拉她手，外面一陣爽朗的笑聲）

英　（一邊笑一邊進來）哈哈哈，喜訊喜訊，老弟，喝酒喝酒。今天你老哥得喝上十大盃！

（兩人急分開）

游　當然，當然請英兄多喝幾杯。

英　（一怔）怎麼？老弟已經知道了？嘿！好呀！你爲什麼一向瞞着我啊！

游　別生氣，其實我也是剛才知道呢！

英　好！那末今天咱們哥倆得喝一個不醉不停盃！

游　理當奉陪。

英　（拍拍胸）。你老哥作東！

游　不，哪有你作東的道理，當然我請！

英　你請？就你請。倒說，誰告訴你的？

游　媽剛才在這兒說了。

英　哦，老太太，我剛在門口碰見媳跟一個姑子一塊兒出去了。

游　出去了？

英　唔！要了兩頂轎子。

游　是家母對你說的？

英　不，我在大街上就知道了！

游　大街上？大街上誰知道啦？

英　咦！大街上誰不知道，都在議論紛紛，有的店家已經擺起香案來啦！

游　你說的什麼啊？

英　咦！岳少保父子出獄啊！

游蕙　什麼？

英　岳少保父子出獄，重振岳家常勝軍跟金兵決一死戰哪！

游　(一把抓住)眞的？眞的(高興得跳起來)哈哈！

蕙　眞的？

英　咦！你不是知道嗎？

游　不是這個，不是這個，我弄錯了。喝酒喝酒！陸安！陸安！

蕙　這哪兒來的消息？

英　誰知道那兒來的，反正大街上都那麼說。有的已經供起岳少保的長生位來啦！

蕙　這倒眞是喜訊。

游　這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
英　所以我說呀！得痛快喝一個醉，你請就你請，你老哥也不跟你客氣。今天喝一飽，明天就走。

蕙　走？上哪兒去？

英　投岳家軍去啊！這時候還不替國家出點力，還等到什麼時候呀？

游　這消息來得太奇怪，我倒有點懷疑起來了。怎麼會一下子變了主意呢？

英　老弟，不是我說你，眞有點洩氣。大街上誰不在說？還會假的？普天下誰不知道岳老爺是寃枉的！

游　(也希望是眞的)好好好！我請我請，等逸雲兄來了，我們替英兄餞行。

英　我說老弟，錢行就不敢。不瞞你說，我一路跟蕙姑娘來就沒敢喝酒，今天一高興，才說要喝的。眞要喝，咱們自己哥兒倆隨便談談。

游　這是一點意思。

蕙　狄爺，您就是要走，也多耽幾天。

英　哎喲！蕙姑娘，不瞞你說，我一聽這消息，恨不得馬上就走呢！

蕙　我總覺得——

英　不用留我啦！在這兒，有你姑媽表哥照應你，我走我也可以放心啦！總算沒負了你尊大人的囑付。等殺退了金兵，要是沒戰死活着回來，咱們再多敍幾天，哈哈。

游　這個——

（外面有人叫「務觀兄！」叫着，人就進來了。沈逸雲二十左右，是游的同窗知己。風流倜儻，一身富貴氣，是沈園的主人。）

逸　（手裏拿着一卷紙，一進來就說）啊！這麼好天氣你們儘躱在屋子裏。

游　逸雲兄！你倒來了，我正想找你。

逸　不用找，我會算。就來啦！（回頭對狄）狄爺怎麼也沒出去？

英　沈先生來得好。

游　好好好，請坐吧！

逸　啊！蕙小姐。怪不得務觀兄在家待得住。

蕙　（薄嗔）沈先生！

逸　別着急！我不說就是！

游　士程兄怎麼不來？

逸　有點事一會兒就來。

游　好消息知道不？

逸　（故意）是不是請我喝喜酒？

游　你又來了。聽說今天大街小巷都供上香案。

英　沈先生總知道詳細？

逸　（正經地）我一早就聽說此事，說是岳少保出獄，重領軍馬跟金兵決戰。我有點不信，所以請士程兄上城探聽確實消息去了。

游　你看如何？

逸　我總覺得這消息來得奇怪。好在一會兒士程兄就來，到時就知道。

游　他上哪兒問去？

逸　羅御史府。他們總知確實呀！

蕙　肯說嗎？

逸　你沒知道？士程兄是皇上宗室。這點面子他們得給，不見得敢瞞他。倒說，（對游）你答應給他題的蘆塘煙雨圖，題好了沒有？他來了就要的。

游　還沒有，這兩天——

逸　得！我知道沒有！這兩天那會有空呀，（對游示蕙）公私兩忙。不是？

游　你又來了！我——

逸　不用辯！（遞紙包給他）又是一件差使。

游　什麼？

逸　士程兄聽說令表妹滿腹珠璣，擅長丹青，敬求一扇面。

蕙　我？這哪兒成？

游　這——（覷蕙）

蕙　不成，我不成。

逸　（對游）這都在你——

游　怎麼在我？

逸　別推，你眞要推，讓他來了，你自個兒跟他說。我是轉言到了。（將物交游）扇面在這兒。拜托拜托（對蕙）勞駕勞駕。

游　你怎麼強迫！

逸　不這樣不成。

（趙士程匆匆上，二十左右，洒脫漂亮）

逸　啊！士程兄，來得剛好，我沒事啦！

游　士程兄。

程　務觀兄。

游　我來引見引見，這位是趙士程趙公子，是皇室後裔。這是舍表妹唐小姐，這位就是狄英狄爺！

蕙　趙先生。

英　趙公子。

程　（氣急敗壞）唐小姐，狄爺，久仰久仰。請恕冒昧，我沒功夫客套，我先告訴諸位一件事。

逸　事情眞相如何！

程　唉！不好！

大家　（注意地）怎麼？

程　我一早聽見這消息，我就有點疑惑。後來到大街上看見家家戶戶焚香點燭，我也以爲眞的。就急忙趕到御史府，羅御史恰巧有點不舒服。在府裏。我就問他。他起初還支吾，後來我有點生氣了。他倒底不敢得罪我。才悄悄地告訴了我一個相反的消息。

大家　唔！

程　（沉痛）岳元帥父子早就於去年年底在風波亭歸天了！他們也恐天下人心不服，所以一向隱瞞着。還叮囑我這消息千萬別漏出去。

逸　（咬着牙）這是眞的！？

程　還會是假的？

（大家靜默，突然，ㄅㄚ的一下，陸游把一個杯子摔在地下。狄英拔了牆上劍就要走。）

逸　狄兄，你到那兒去？

（英不理自管走）

逸　狄兄，狄兄。（大家攔住他）

英　（痛苦地）別管我，……我我要殺人！呵呵呵！（放聲大哭，大家拭淚。）（燈光滅）

——幕速下——

第二場

人——
陸游
唐蕙仙
陸母
狄英

時——
當天深夜到第二天破曉。

地——
同前場

景——
同前場

幕啓——

初春夜晚，曚矓的月光穿過窗櫺直射到案頭。偶然一陣夜風把案頭的花影吹得搖曳扶疎。

外面起着更鑼，後面傳來木魚聲。

陸游秉燭看書，蕙在整理書卷。

游　（一會，長歎一聲）唉！

蕙　嘆什麼氣！時世是這樣，有什麼法子。

游　（半響）唉！不談。

蕙　還是早一點兒睡吧！

游　不想睡。——你該回房睡了。

蕙　（聽木魚聲歇）　就睡了。姑媽經唸完了。（低聲）姑媽今兒有點不樂？

游　沒有，上午不是挺高興的麼？

蕙　跟姑子出去了回來，就好像有點兩樣了。

游　哦？我倒沒留意。（搖頭）唉！時世是這樣，誰也不會高興。

蕙　（憐惜）表哥是達人，應該看遠一點。

游　話是不錯，不過人總是人。有血，有心肝。說實話，這幾天要不蕙妹妹在這兒，我眞得悶死。

（稍沉默）

游 蕙妹妹！

蕙 唔？

游 （掏出包東西）我給你看樣東西。

蕙 什麼？

游 （打開）你看！

蕙 鳳釵！

游 你看好麼？

蕙 呀！可眞精巧。顏色也好！

游 （稍高興）還好吧？

蕙 好！你買的？

游 不是，我想作爲今天——白天我們的紀念。

蕙 謝謝你。其實用不着買這麼好。很貴？

游 不，不是買的，是家祖傳下來的。

蕙 媽叫你給我的？

游　不，是我想起來送你的。

蕙　媽知道不？

游　沒有。

蕙　那我不能要。

游　為什麼？

蕙　媽看見了要問起——

游　那我跟她說聲好了，——我想她一定還得正式地張羅一下。

蕙　——（半害羞低低地）其實這倒似乎不緊要。

游　挑個日子請親戚朋友來喝杯酒，也是要的。我想最近就請請逸雲他們。

蕙　（弄衣袖）他們全知道了？

游　還沒吧？我還沒對他們說過。

蕙　逸雲已經老拿我開玩笑。

游　（一縷笑意）他多聰敏，還看不出來嗎？（腳步聲）誰？母親！（蕙把鳳釵藏好）

（陸母持燭上，面帶不悅）

游　媽！

蕙　(甜蜜地)媽！

母　(不說話對她端詳一會，把燭吹滅，凝重地)你——還是叫「姑媽」吧！

蕙　(輕微的驚訝)啊！(接着一陣紅雲涌上臉，又羞又難堪)是！

游　媽！——(要說)

母　(阻止他)慢慢再說。——蕙仙，你去倒杯茶給我。——(忽然)要不，你一個人先去睡？

蕙　是！(悽然地)「姑媽」！(低着頭下去)

游　媽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母　——唔！

游　您看蕙妹妹難堪的樣子！

母　(半響)我想這件事還得斟酌。

游　還得斟酌？您白天不是差不多已經說定了？

母　唔！——現在我得重新想一想。

游　爲什麼？

母　就是我來告訴你的。你坐下，聽我說。

游　是！

母　說起這事，可不能怨我。唉！要怨還得怨命！

游　誰的命？

母　她自己的命哪！

游　我不明白。

母　(有點不悅) 你聽我說呀！(稍克制自己，柔和地) 我原是巴不得你們這一段姻緣成功。我想既然你們還合得來，她是我的親姪女兒，又是孤苦零丁的，我一向也還算疼她，親上加親，眞是再好也沒有了！……

游　那爲什麼又……？

母　唉，說來說去，可惜這孩子命太壞了！

游　命？

母　嗯！我也曾想到這一點，我想這孩子的命想來總是很硬的，要不然，怎麼會從小就把親娘給尅了。可沒想到她還長着這尅夫命，要公婆是屬雞屬兎的，還得尅公婆。

游　(不覺有點憤慨) 這是誰說的？媽一向也沒說這話，怎麼今早已經說定了，到晚就反過來了？

母　(有點抱歉，但矜持着母親的尊嚴) 這可不能怪我做娘的。早晨我原是問問她的八字，讓我請人算個命，有沒有冲尅，我雖有那個意思，可沒說定。就說有也不過是說句笑話吧了。

游　我知道是誰說了些什麼，——

母　（搁斷）人家是好意！

游　可您不能聽信那些三姑六婆的胡言亂語貽害蕙妹妹一生。

母　（不悅）什麼三姑六婆？你又來了！

游　（壓制自己）是！是！媽既然您已經當面提過了，還請媽按照原來的意思。

母　雖然是當面那麼說了，可還不會說定，我不是說回頭讓我請人把八字合一合嗎？八字不合，有什麼法子？

游　可是白天那個光景，媽總該明白——

母　白天的事，也不過是家裏人的一句笑話，也不一定可以作得準哪！

游　婚姻爲人生大事，媽怎麼能說是笑話？

母　（有點生氣）按你那麼說，幸虧還沒正式下聘，成婚，要是下了聘成了婚，就一輩子也退不得婚，休不得妻了？

游　媽！退婚休妻，蕙妹妹也沒犯七出之罪。

母　（怒）好呀！你還沒娶她呢！已經處處護着她，跟娘爭辯，將來要是一成親，那還不把我娘吃了？

游　（痛苦地）媽，您不要把話扯遠了好不好？

母　我早說過，這怨不得我，誰叫她長着那副命！

游　命運爲不可捉摸的事情，母親怎麽就輕信別人一句話？

母　命運八字，不是你媽一個人說，一個人信；是從古歷代傳下來的！你是讀聖賢書的，總該明白有道是，父母命，不可違，你的聖賢書讀到哪兒去了？

游　(强硬地)，傳下來的，不一定都對！孩兒作臣要作個諍臣，作子也要作個諍子。這也不是違背聖人之道的！

母　(大怒)你放屁！

游　是！(跪下)

(蕙端茶上，見情，退了下去)

母　(高聲數說)你倒好，我白天隨便一句話，你倒聽進耳朵去了。現在我說這事還得斟酌斟酌，你就有許多大道理。你這是哪一門聖賢道理？(稍停，有點感傷)時亂年荒，從小父母拋了你東飄西逃，避過多少災難，費盡多少心血，才扶得你長大，進學。你就憑多唸了幾年書，處處瞧不起娘。娘做的事都不對，一來就是三姑六婆，再說就是荒誕迷信。娘燒香求佛爲的是誰？也無非是求你好求菩薩保佑你長大成人，將來得個一官半職，也好封妻蔭子，替祖先爭光。(傷心)可是你全不在這一點上想想做娘的苦心，總是滿口子的迷信，迷信迷信！現在千句併一句，我跟你說：這件事就算告

游　吹了。你要是違背我的話，你就不要認我這個娘！將來傳揚開去，也教人認認你這山陰才子。

游　媽，您先請別發怒。讓我慢慢地告稟您聽！

母　有什麼話，你說！

游　俗話說，大丈夫何患無妻，孩兒要不娶蕙表妹都沒甚緊要。

母　唔！

游　祇是咱們也得替蕙妹妹想一想。她從小就沒親娘，在後母手裏，受了多少苦，舅父去世，家產被佔一空，既沒父母，又沒家室，她也夠可憐的了。當初要沒那一句話，她也不會到我家來，媽要是沒這意思，也不會收留在我家，雖然彼此是至親，但孩兒與她，倒底是男女有別。大家這樣很熟的混着，也無非是彼此心中早就默認吧了。況且早晨母親這一翻光景，像她這樣一個飄零孤苦的女子，一定很受感動。現在媽要是一反悔，別說她，一個女孩子，事關終身，以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您叫她怎麼做人？

母　早晨的事情祇有你知我知她知，自個兒不傳揚出去，誰知道。

游　媽不能那麼說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

母　(辭窮，可是勉強地)你怎麼說不明白，她是尅夫命哪！

游　媽既然相信命，那末她有她的命，我也有我的命。我的命不好，那任媽怎麼樣操心也是白費。如果

我的命好，她也尅不了我。況且命運的說法，並不一定可靠。如果媽相信命運太甚，而眼睜睜地看着蕙妹妹往下坑，媽就不爲蕙妹妹想，也要爲去世的親舅父着想。

母 （想起兄妹感情，不禁低首）噓。

游 這事出入太大，還望您老人家三思。

母 唉！這事也眞難！

游 望母親三思。

母 你先起來！

游 請媽吩咐定了，我才起來。

母 你！——唉！——（沉吟半晌）唔——不過我有兩點，你肯答應？

游 那兩點？

母 你要是能答應，那我們再商量。第一件，我把你表妹的八字，再叫高人去覆覆命。如果能沒大礙，帶過去，也就算了。如果確實不能，那沒法子，你不能怨我娘。

游 唔——

母 你能答應？

游 這個——

母 不答應就不說。

游 我答應！

母 第二件你這次應考必須得中，要是不中——也算作罷。這可沒什麼吧？

游 這——

母 你在外已有點文名；想來也不是難事。(厚愛)你知道這也不過是娘望子心切，要你早一點成名吧了！

游 ——(忍痛)是！

母 那末，日子也近了，你早一點走。明天我叫陸安送你。

游 明天走？

母 明天走！——你說好麼？

游 (祇得說)好。

母 那麼你起來！

游 是！多謝母親。

母 唉！孩子！你別怨娘。(激動地)天下做娘的，沒有一個不為孩子打算的。

游 我知道。

母 你先別憂慮，自個兒身體要緊。

游 是！

（蕙這時跨進來，偷偷地把淚拭乾）

蕙 （强維持聲調，低沉地）姑媽請用茶。

母 （似乎忘了）哦！（看着她取茶，手碰到茶杯）怎麼涼的！

蕙 （突然想到）哦！涼了！（不知所措）再去倒一杯。

母 不用了。（起身，端詳了蕙一會，歎了口氣）唉！睡了。（走到門口）就來，啊！（下）

（蕙呆呆地站在那裏）

（游上前，要語，覺得無從啓齒。）

（兩人呆呆地相對好半天）

蕙 （千言萬語往肚裏吞，祇平淡地說了聲）明天走？

游 （無力地）明天走！

蕙 （又半響）那，你明天還得到各處去辭行，你——早一點去睡吧！

游 （隱隱之痛）你就這樣的讓我挨到天亮吧！（又沉默了會）你——（無限憐惜）晚上冷，你也可以去睡了。

蕙　（一陣心酸，淚潸潸下）你就讓我陪着你——到天亮吧！

游　不，你身體弱，你——

蕙　表哥！你就讓．我．挨．這．一．夜．吧！——我總覺得從此就不能再見面了。

游　（如箭鑽心）蕙妹！不要這樣想。我就回來的。無論中與不中，我總就回來的。

蕙　唔！（望着他）願你（頓）告捷成功！

游　（激動地）願我能對得起你！

蕙　（搖頭）不要說這個。（稍停）趁這時候，讓我替你整理整理行裝吧！

游　（點頭不語，蕙走到內室去，他眼看着她窈窕的背影，長嘆一聲。低低地吟着）唉！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東風無力
百花殘，
春蠶到死絲方盡；（望着高點的紅燭）
蠟炬成灰淚始乾。（在書架上檢了一本書，就燭而覩）
（蕙從內室捧上一包袱，打開，拿起一件衣服）

蕙　我替你帶了這一件。

游　（點頭）唔！

蕙　（又拿起一件）這件是你常穿的。

游　（點頭）唔！

蕙　（指着另一件）這是件棉的也帶着。（無限溫存）冷了要穿，不要貪懶。

游　是！

蕙　飲食留意，冷暖自知。願您一帆風順，早去早回。

游　（不忍睹聽）是！

蕙　（取出剛才送給她的鳳釵，輕輕地放在桌上）這是鳳釵，請你收了。

游　（不解）這算什麼？

蕙　我沒福氣戴，請你收了送給那一位命好的人去戴吧！（掩面而泣）

游　表妹何出此言？（過去拉着她，一往深情，溢於言表）祇要你心有我，我心有你。那怕海枯，石爛，我們總不分離。你要我起誓嗎？

蕙　表哥！我是個苦命人。在這世上，已沒有一個人愛我疼我，祇有表哥——你，知我，愛我，體貼我。我要是沒有了表哥，我還有什麼？我還有什麼？（失聲而哭）

游　（感動，低沉有力）承蕙妹把我託為知己，我很慚愧，不過蕙妹可以相信我，頭可斷，足可刖，天長地久，此心不變！

蕙　（止住哭，深深地望着他）海枯石爛，此情不滅！

（兩人相對，沉默久之）

游　（拿起鳳釵）來，讓我來替你戴上。

（蕙讓游把鳳釵插在髮間。）

蕙　（在臂上捋下一隻玉鐲，交給游）這是我母親留給我的，願你常帶在身邊，看見它就如看見我。

游　我拜收了！

（雞啼，曙光初透，室內漸亮）

游　（望窗外）天已經亮了。（走到窗前）星辰依舊！（忽然）蕙妹，你可記得李商隱的那句「昨夜星辰昨夜風」的句子嗎？

蕙　唔！記得！

游　我今天才知道了它的意思。

蕙　什麼？

游　你來看！（拉她到窗前，推開窗）這才是「昨夜星辰昨夜風」的光景哪！

蕙　（傷感地）唔——

（兩人呆呆地望着窗外，後面傳來脚步聲）

游　誰來了？

蕙　是姑媽吧？

（有人上，是狄英，一面提着劍，一面扣衣服）

英　（出乎意外）啊？你們兩人早呀！今兒起得比我都早啦！

（游蕙相對一謎苦笑）

英　（見有點異樣，忽然看見殘剩未熄的紅燭）哦！——一夜沒睡!?

（游蕙低首）

——幕徐徐下——

第二幕

第一場

人——

妙月

靜因

羅玉書

小諸葛

佛婆

半地仙

陸母

唐憨仙

時——

半月後。——一個晴朗的上午。

地——山陰城外白衣庵

景——庵內樓上一間清靜密室。

靠裏是一帶窗。推開窗可以看得見正殿的一角。外面是院子，幾棵高大的梧桐樹祇露出了些枝頭。

右面有一門通樓下。一眼看去，似乎是這間屋唯一出入處。然而仔細看察，在靠右裏另有一個小門，有一布簾遮着，並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來。——這是通另一間小密室，輕易不開。

室內陳設還簡單而潔淨。桌椅之外，左邊牆上掛着一幅觀音大士像。案上一爐清香，一架木魚，數冊經卷。案前一個蒲團。

窗外射進陽光，使這屋子倒也顯得不頂幽沉。

幕啓——

舞台上空無一人。

樓下傳來鐘鼓叮噹。一會停止，早課完了，祇剩一陣低沉的木魚聲。

有頃，樓下有人叫，「師傅！師傅！」門輕輕的開了，進來的是妙月，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尼姑。

月　（輕輕地）師傅！師傅！師傅！（一眼看見小門，走過去，掠起門帘，推了推，關着，敲門）師傅師傅！（內不理，咕嚕着）死命的關得那麼緊，當心天火燒死！（高聲）師傅！（打門）師傅師傅！

（門開了，探出一個頭，是靜因，她見是妙月，然後走出搖着門）

因　（有點怒）死貨！搖得那麼急幹嗎？死了人啦！

月　師傅！時候不早了，早課都完了！

因　我沒長耳朵，要你說！（一頓，忽然）怎麼完了？我不是叫她們上點勁，多做些時候？

月　是多做了啊！已經有香客來了。

因　妙悟呢？

月　在接待香客。

因　說不好！叫你們凡有什麼事，都叫她來回話，偏不聽！誰叫你瞎闖闖到這兒來的！

月　師兄說的，她忙不過來，請您出去應付應付，今兒香客多了。

因　都是膿包！（間）知道了，就來。

月　嗯！（下）

（靜因從小門入，一會兒略一探首，出來。）

因　(對內)請出來吧！

(出來的是羅玉書二十七八歲，一個花花公子)

書　(呵欠連天，還沒睡醒似的)我說靜因。在你這兒好是好，就是大清早不能睡覺，叮咚，叮咚，地鬧得頭昏。睡着也提心吊胆。

因　我的好爺爺，你走吧！(指指另外一個門)

書　走？嘿，你爺爺才不走呢。好容易熬到今天，她要來了，我倒走了？哪有這樣的事！

因　哎唷！我的好少爺！正因爲她要來，你才必須避走呀！這小妞兒心眼兒頂細，上一次咱們給她撞見了，害我撒了多少謊才圓過來！今兒再給她看見了，一猜疑，事情一鬧出去，你是個貴公子，不妨事，我可沒長着幾個腦袋哪！

書　嘖嘖，說得那麼怕。眞要鬧穿了，大爺作個一不罷二不休，搶也把她搶過來。

因　你倒說得輕易！

書　怎麼啦！大爺還是沒幹過怎麼着？

因　那不是別人，陸家也不是好惹的。陸游這小子也不是個沒名沒姓兒的呀！

書　你媽的！你儘說喪氣話。憑你大爺鬥不過一個陸游？偏是你要定計定計。還有小諸葛這王八蛋也跟着你亂吹——倒說這王八蛋又死魂飄到哪兒去了，說了一早來的還不來！

小　(伸腿進來，瘦瘦地一副鬼相，是羅玉書的淸客，不知什麼時候溜了上來)別罵別罵！小諸葛恭候多時啦！能進來嗎？

書　這死王八，到東到西總是鬼頭鬼腦的。

因　(恨恨地對小諸葛)你怎麼溜上來啦？(對書)您看，他賊頭狗腦亂闖，給人看見我受得了？

小　怕什麼呀！要怕就別偷——

因　(知道他沒好話，急攔阻)放屁！你——

書　死王八，什麼時候來的？

小　早來啦！怕礙你們辦事，沒敢叫！

因　死鬼，還討你娘便宜！

小　唷？我那麼好福氣，鑽出個尼姑媽媽來啦！

因　！呸不要臉！

書　雜種！

因　誰跟他去油嘴滑舌！(對小)倒說，要你找的半地仙，找來了沒有？

小　不勞吩咐，馬上就來。

月　(上)師傅！徐大奶奶秦老太太都來了，師兄問要不要留齋？

因　好吧！我就來！羅大爺，您就在這兒等一等吧！我先叫老佛婆來。這婆子就是有點傻裏傻氣，人倒挺靠得住的。我已經囑咐過她了。諸葛爺，你再囑咐囑咐她，別出了漏子。（說着跟妙月下）

小　大爺！您恭喜啦！這一下準逃不了啦，要是不出我小諸葛神機妙算……

書　呸！你也配比諸葛亮。說眞的，等會我怎麼辦呢？

小　放心，待會見機行事，有我！最初咱們切不可漏面！反正，我都安排好了。（搖頭幌腦）萬事全備祇欠東風。

（靜因領老佛婆上）

因　喏！見見羅大爺！我已經對你說過了，等會兒陸太太來了，昨兒那份話，照樣子說一遍。事成了，羅大爺準有你的好處。

婆　（叩下頭去）羅大爺！這件事容易，包在老婆子身上，沒錯，以後望羅大爺多賞光。您羅大爺是天上的白虎星，不，武曲星下凡。將來是頭等狀元。金殿上二十四把金交椅，您坐頭一把。家裏住的是樓，穿的是綢，喝的是油，是修了三十三世修來的。老婆子有個兒子，叫小狗兒，今年三十八歲，還沒娶過親，這年頭兒光打光還養不活，總要望您大爺提拔提拔。他也不是沒做過事的，他會挑水，會檢狗屎，會抬棺材！會……

書　哎哎哎！這老婆子怎麼啦！

小　替兒子找差使來啦！

因　你這老婆子！說着就不對岔，大爺叫你等會兒陸老太太來了，說她家的蕙姑娘命相怎麼怎麼不好，可沒叫你扯上這一大套呀！

婆　這個，我懂，我明白，我說這事包在我身上。我準是那麼說：她犯的是孤鸞命，走的是傷官運，掃帚星轉世，寡宿星投胎，五歲——是五歲哦？——尅親娘，十六歲尅父。嫁人尅丈夫剋公婆，嫁誰就害誰。嫁不得人！要嫁就得要過四十歲，不，五十歲，要過六十歲。頂好是出家修行當尼姑，有仙緣，可以修成正果，將來一人得道，雞犬昇天。

因　哎！就照這麼說。

婆　這幾句話我知道。準沒有錯，包在我身上。我是說事成後，我苦老太婆沒指望別的，就是望羅大爺您提拔提拔我的小狗兒。他今年三十八歲，還沒成過親。總要望您大爺提拔提拔。他也不是沒做過事的。他會挑水，會撿狗屎，會——會。

小　會抬棺材！

婆　對對。這位相公怎麼知道的？您會請他抬過棺材？

小　去去，放你媽的屁！得了得了，(對靜)我的媽呀！你把她領下去吧！

月　(上)師傅，有位算命的，說是誰找他來的。

小　半地仙來了，我去領他來。(對婆)你還呆着？走吧！

(妙月，小諸葛推着佛婆下)

書　你哪兒找來這個半瘋的婆子？

因　她是我們這兒的燒火佛婆。她說她會看相算命。

書　得了吧！

小　(在內)來來，請這裏來。(上，後跟半地仙)　喏！這就是羅大爺！

仙　哦！羅大爺！半地仙有禮！

因　你們坐，我前面招呼招呼就來！

仙　請便請便。(因下)

書　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。請坐。唔，這個——(對小)你你跟——

小　是是！我已對先生說過。(對半)先生，這件事拜托你，這個(湊上耳語)

仙　是是！理當効勞。

書　拜托你！(對小)銀子？

小　說了。

仙　不敢不敢！

小　大爺！半地仙是這兒方圓有名的活神仙。他叫半地仙還是客氣的。他說你要三更死呀，決不留你到五更。

仙　誇獎誇獎。

因　（急忙忙上）快快快！快已經來了！請你們讓一讓。

書　小妞兒來了？

因　來啦！我的爺！快一點吧！（指小門）從這房轉出去吧！快！（大家鬼鬼祟祟下）

（靜因把小門扣上，遮好。下去。領了蕙隨母上）

因　老太太！蕙姑娘，還是這屋裏坐吧！外面太吵，這屋裏，等閒就走不進雜人的。嘿嘿！阿彌陀佛。

母　師父，你快別客氣，你今天忙着呢。

因　沒事沒事，我因爲有點頭疼，都交給妙悟了。請坐呀！（親熱地對蕙）蕙姑娘是難得來的，眞是菩薩增光呢，阿彌陀佛。

蕙　師父快別那末說，折死我了。

因　快請坐。（妙月端上茶）請喝茶。（在菓盤內抓了太把的蓮子蜜糖）蕙姑娘吃一點。太太吃呀！

母　你快別忙，你今天事情多着呢，快忙你的吧！

因　沒事！（故意地）你們公子在家好？

母　不！他早進京去了。已經有半個月了。

因　哦？已經走了？趕考去的吧？哎喲！菩薩保佑，這回一定得個頭名狀元回來，那時候老太太跟蕙姑娘才要笑得合不攏嘴呢！

母　靠你金口。(看蕙一眼，蕙祇管注意牆上的幾幅書畫)嘿！

因　蕙姑娘，你是行家，你看這幾幅畫還好吧？

蕙　我是不懂什麼的。

因　蕙姑娘，後院還有許多古玩書畫，要不要去玩玩？還有一棵三百年的靈眼樹，有仙氣的。我叫妙月領你去呀(叫)妙月！妙月！

蕙　師父，我看過了，就在這兒坐坐好。

因　噯！不要緊的，不是說，我這庵內最淸淨不過，可以隨便走走。

月　(上)師傅！

因　(作一眼色)這位小姐要去看看靈眼仙樹，你快陪她去看看。

蕙　我不，在這兒坐坐一樣。

母　蕙仙，你去，去玩玩吧！讓我一個人在這兒憩憩。

因　咳！讓老太太在這兒憩憩。

蕙　(無可奈何) 是！(跟着妙月下)

因　(看着她們下急回身到母傍) 老太太，怎麼樣？您會勸她來着？

母　唉！這孩子！我看着也怪可憐的，幾次要對她說，總硬不起這條心腸。

因　哎喲！陸太太，不是我出家人倒心腸硬，這事情呀，您就不能不忍心一點。您想呀，我知道您是好心地，疼蕙姑娘，却不道您疼她，反而害她。害了她還別說起，要是連累了你們公子，卻不枉呀！您太太膝下，雖然有幾位少爺，說實話，誰不指望個個滿堂紅呀！要是那末一來，可不害了你們游少爺！

母　不是，不把她配給游兒，也就算了。要我把她硬逼着出家，那我不行。你想呀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，年紀輕輕地，要她出家修行，我怎麼也硬不起這心腸哪！

因　噯！陸太太，不是我出家人多嘴，您既沒意思把蕙姑娘配給你們少爺，您就不得不叫她出家。

母　哦？為什麼？

因　說出來，有三個理路。太太要不嫌出家人多嘴，我就說。

母　唔！你儘管說。

因　啫！第一個原因，據您說，他們小倆口子是生死同心愛定了的，您要不把他們配一對，請問，您把蕙姑娘安放到哪兒去？回家，她已沒家了，要還住在您府上，那你們少爺一回家，他們還是天天見面，就一個少男，一個少女，不是我出家人說句骯髒話，乾柴碰烈火，這副勁兒(不勝羞愧似地)哎喲，我

說不出來，阿彌陀佛，罪過罪過。

母 (沉吟地) 我當然替她另行擇配。

因 唔，關鍵就在這兒，您替她另行擇配，別說蕙姑娘不會肯，就肯了，陸公子要問起您說：蕙妹妹命不好，配我會尅夫，配別人就不會尅丈夫了？既知不好，爲何又害別人？到那時候，陸太太，您拿什麼話去回答呀？

母 這個……

因 這是第一個不成。第二，您要丟了蕙姑娘不管吧，蕙姑娘孤苦伶仃，到哪兒去？就算有個地方暫時寄住吧，那你們公子回來，必然要設法打聽出來，這麼一來啊，反而倒成全了他們。那時候呀！嘿！他們明來暗去，把您這位老太太矇在鼓裏。這却不反而糟糕透了頂？所以呀，這第二個法子，也行不通。

母 依你說，祇有叫她到這兒來出家了？

因 所以呀，這是註定了的。祇有第三條路。您眞要叫她一出家，公子回來，生米煑成熟飯，要想法也沒法想了。我們這兒白衣庵，不是誇一句口，是有名淸淨的地方，等閒就走不進一個男子來。就公子知道了，想來看一看蕙姑娘，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。眼不見爲淨，日子一久，自自然然地會死了這條心了。

母　好是好。唔——還得讓我想想。

因　哎喲陸太太！不是我說，事情一定，就要做得快，夜長夢多，日子一擱就是麻煩。

母　我總覺得這麼做，有點對不起她，我不叫游兒娶她，已經不得已，再叫她出家，叫我怎麼忍心。（眼睛有點濕潤）要我哥哥地下有知，他怎麼能原諒我？

因　（無可奈何）唉！說來說去，老太太您的心腸太好了。要不，您就先讓她到這裏來住些時候，其實出家呀，也算不得怎麼苦，就是起頭難一點。什麼事都是起頭難哪！

母　你上次說，你們這兒有位佛婆婆會看相，現在？——

因　（好似忘了的）噢；是的，我去叫人把她找來呀！（走到窗口，對下）哦！妙眞，你去把佛婆婆找來，說陸老太太找她呀（下面有人應「是」！回到陸母傍）老太太，我們這老佛婆，看樣子傻裏傻氣，說出來倒是頂靈的。上次一看見你們蕙姑娘就說可惜，這一副相長得太好，恐怕命招不住，我一問，她才告訴了我，還千叮萬囑叫我別在太太面說。可是陸太太的事，我不知道就罷了，知道了哪能不告訴聲您吶！（佛婆上）佛婆來了，見過陸太太。

婆　陸太太，您來了。老佛婆替您叩頭。

母　啊喲！佛婆婆，罪過罪過。你請坐。

婆　我站着好，陸太太，您是前世修的，您身體好？陸大少爺好？家裏都好？苦老婆子老惦記着您。您福氣

好，前世修來的，我的兒子小狗兒今年卅八歲了，還是個光桿兒……

因　哎喲，我的好婆婆，你先別說你那一套子，陸太太有話問你。

婆　哦哦！我說我兒子小狗兒總得請您提拔提拔！

因　（不好發作，祇得笑嘻嘻地）嗨！你有個完沒有！

婆　完了，不說了，陸太太你問吧！

母　師父說你會看相？

婆　我是不會的，瞎說瞎說。

母　不要緊的，你儘管說，你告訴師父說我家蕙姑娘相不好？

婆　不是不好，是太好了，恐怕命招不住。

母　怎麼樣招不住？

因　（示意）你儘管老老實實，照對我說的說給老太太聽。

婆　她的相呀！太好了，眼相更好。是仙相，凡人招不住。生這相的多犯孤鸞命。要走傷官運，五歲尅娘，十六歲死爹，嫁人就尅丈夫尅公婆。嫁誰害誰，嫁不得人，要嫁就得過四十，不，六十，頂好是出家修行，有仙緣，將來會成正果。這是我瞎說的，完了。

母　眞的？

因　老太太，您別瞧她這傻相，說的倒一向很靈的。前兩個月有位徐少奶奶來燒香。她說她百日內必有血災，果然徐少奶沒滿一百天，難產死了。况且她說蕙姑娘五歲尅娘十六尅父都見過了。倒是不可不信的。

母　唉！這孩子！

因　老太太您也別氣，我看還是叫半地仙來正正式式地給蕙姑娘算一個命吧！

母　請來了沒有？

因　來了，在外面呢。（對婆）老婆婆，你去把那算命的找來。你沒事啦！去吧！

婆　沒事？我的事呢？陸太太，我的孩子小狗兒……

因　知道了，提拔提拔！（推她下去）老太太我們再看半地仙怎麼樣說。她是這兒很有名的算命先生。（半地仙上）先生，這位陸太太。

仙　陸太太，（打揖）半地仙有禮！

母　先生請坐。

仙　（卑謙地）是，謝謝。

因　劉先生！陸太太聞得先生運算如神，口出如金，今天特地請你算個命來了。

仙　（稍欠身）不敢，承蒙誇奬！（坐）不知是男命女命？

母　先算女命。

仙　(故意)是老太太自己?

母　不是!

仙　(準備)那末今年幾歲?

母　十八歲。

仙　十八歲，肖虎的!

母　不錯。

仙　幾時生日?

母　二月初五寅時。

仙　二月甲辰初五辛酉壬戌壬戌乙亥丙子。(掐算一陣)唔!是算流年?還是談終身?

母　算終身。

仙　(又算一陣)乙亥，丙子。這命，老太太，不怪直言?

母　請先生祇管直說。

仙　那末，在下放肆了。(咳嗽一聲，吐一口痰)照這命推算起來，唔!可惜可惜!

母　怎麼樣?

仙　可惜不是男命！

母　唔！

仙　是男命，不大貴，也必大富。祇少有八台之位。

母　女命呢？

仙　女命——好是也好。（見神見鬼）老太太恭喜恭喜！

母　（摸不着頭腦）怎麼啦？

仙　女命末有仙根。

母　哦！

仙　至少有半仙之緣！就是早運不佳，後福無窮。

母　唔！

仙　女命丙寅，丙屬火，寅屬虎。是一隻火虎，女命就太剛。從小一歲到十歲，不尅爺，定尅娘。雙親在堂，必尅一位，可曾見過？

母　見過了，娘在五歲就沒了。

仙　不錯，十一歲起到十八歲這八年運也不見好。叫傷官運，恐怕要雙親不應。

母　都不錯，前年她父親去世。

仙　今年脫運交運。

母　這步運如何？

仙　（搖頭）不好。從十八歲起到四十五歲止，這一步運大不好，我們叫祿堂運，俗語就叫磨苦運。恐怕大小棺材要進幾口。

（蕙仙跟紗月上）

蕙　姑媽！

母　唔！（一指）你坐下聽！

蕙　（注意地）是！

母　先生儘管說下去。

仙　是！這一步磨苦運要交二十八年。有丈夫尅丈夫，有公婆尅公婆。

母　（看蕙一眼）唔！

仙　到四十五歲一過，四十六歲起脫運交運。

母　唔！

仙　從此以後就步步高升，直上青雲。

母　怎樣？

仙　相夫夫貴，教子子賢。(故宕一筆)這時候出嫁，就可保大富大貴。

因　哎喲！人一過四十五，還怎麼嫁人呀！

仙　(故作不悅)嫁不嫁當然隨便，我是按命說。

因　(不勝惋惜似的)唉！眞有這樣的命！

仙　按命說還祇能作人塡房，必須嫁個有雙妻之命的丈夫。

母　哦唔！

仙　這樣才能功力相抵，白首偕老。不然還是不成。

母　唔！

仙　不過按照命裏，倒有八分仙根，仙根不滅，最好修行，能成正果。那時一人得道雞犬昇天，我說恭喜就是在此。

因　她這命能不能設法解救解救呀？

仙　這個(看靜一眼)不能。有道是命定三生，命是無法改變的。不過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少做些個缺德事。(自已打了個寒噤)罪過罪過，阿彌陀佛。

母　一點無法可想？

仙　無法可想。四十六歲前就嫁不得人。這叫終身孤鸞命，嫁一個死一個，嫁兩個死一雙。不但死丈夫，

還死公婆，這不是玩的！切記切記。

（蕙仙這時早立起聽了許久，又氣又羞又焦急。突然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血來，搖搖幌幌，支持不住。昏倒了。）

月　啊喲！蕙小姐！暈啦！

因　暈啦不要緊，許是天熱發急痧，快扶住她坐到這兒來。

母　蕙仙！蕙仙！

仙　（有點慌）不得了不得了，先是人命一條。晚生告辭。（錢也不要了，拿着傢伙就走）

（大家把蕙扶到椅上，靜因急急忙忙走了出去。）

母　師父呢？

月　許是拿藥去了。

（大家以爲她拿藥去了。結果是拿出來一把剪刀，塞給陸母手裏，陸母不知意思）

母　幹麽。

因　（撩起蕙的長髮）剪呀！老太太，一醒就麻煩！

母　你叫我……剪？……

因　快！快！老太太當機立斷。要做就快，不做就吹！

母　（顫抖地）這……我……

因　快快！老太太，您要想想您的孩子，想想您自己，想想您陸家一門的香煙！

（陸母顫巍巍地拿着剪刀，看見靜因把蕙的長髮提得高高地，一下狠把刀伸過去，手有點抖，靜因幫着她喀嚓一剪刀，把一綹長髮剪下來。）

因　（對月）快！快把蕙姑娘扶到我房裏去。（走到窗前對下）來人哪！替陸太太打轎！

母　（呆若木雞）打轎，打轎！打轎！

——幕徐下——

第二場

人——

啓蕙仙

妙月

靜因

佛婆
陸母
羅玉書
小諸葛
狄英

時——當天夜晚

地——同前場

景——同前場

幕啓——這間屋已經作了唐蕙仙臨時的寢房。龕內的小門已經堵住。近門處安放了一張床舖。窗外天空中斜掛着一勾下弦月，但室內的光線是那麼暗淡。維持這光亮的來源是大士像前的一盞油燈。樓下傳來幾聲陰沉的木魚誦經聲。——是在超度野游的靈魂吧？誰的？

蕙仙靜靜地坐在床前發呆。小尼妙月盤膝打坐在蒲團上默唸着佛。

（蕙起立煩燥地走着）

月　蕙小姐，你眞的一點法子都沒有？你的家呢？

蕙　（無感覺地）沒有了。

月　爸爸媽媽呢？

蕙　（仍舊）沒有了！

月　（半響）唉！你也跟我一樣命苦。——是一個孤鬼。想想，還有別的人？

蕙　沒有！

月　朋友？你們陸公子的朋友？（蕙搖搖頭）也沒有？唉！

蕙　不是師傅叫你看着我的麽？

月　嗯！

蕙　你爲什麽希望我逃走呢？

月　爲什麽！唉爲什麽！

蕙　你可憐我？

月　不是！

蕙　那你爲什麼唔！

月　我告訴你，你不會對我師傅說的吧？

蕙　你說我會麼？

月　(稍頓)不瞞您說，我巴望蕙小姐走了也好想法子救救我。

蕙　救你？(苦笑)你看我——

月　小姐，人的苦處祇有自己知道。(自語)我……我是再也挨不下去了。(突然一把)小姐，我不瞞你，我幾次想死！

蕙　想死？

月　我的苦要告訴你，眞是幾天幾夜也說不完的。你看！(她走到牆邊一個破櫥裏，取出一根繩子，一把匕首)你看！我早安排些個東西了。(說着低首哭泣)

蕙　(似自語)一個人拚着死，有什麼事情不能做？

月　可死也不是容易的，小姐，我幾次想死都沒成。

蕙　(撫慰)妙月妹妹！你幾歲了？

月　十五！

蕙　你進來幾年了？

月　六年了。六年，一長串一長串的日子。——

蕙　（聽見脚步聲）誰來了？（急把刀藏過）

（進來的是老佛婆，端着一盤飯菜，一盞火）

月　婆婆送晚飯來了。

婆　蕙姑娘餓壞了！一天沒吃。（把菜端上桌）快來吃吧！

蕙　我不吃！

婆　噢！蕙姑娘吃呀！當家怕你吃素吃不慣，特地叫我燒了兩樣葷菜。

（蕙閉目不理）

月　蕙小姐，飯要吃的！

婆　妙月說得對！蕙姑娘有得吃，還是吃一點。像我苦老太婆，要吃也不能吃了。牙齒吃不動，又吃素。唉！再說也沒有吃！

月　（對她發洩）你還沒有吃！整天在廚房偷菜吃！

婆　啊喲！妙月，不可以說的，罪過的。給當家聽見了，還道是真的。

月　不偷？偷了自己吃，不算，還偷給你的兒子小狗兒吃。

婆　小狗兒吃？哎！不好那麼說的。那是吃剩的。可憐他今年三十八歲！還沒娶過親，他——

月　得了！這兒也沒人可提拔提拔。你少說吧！

婆　噢！不說，就不說。那蕙姑娘你吃呀！

蕙　你要吃，你拿去吃好了。

婆　咳！不要不要！眞的？要末我嘗一點。（用手在碗裏拈了一塊肉吃）嘸！嘸！嘸！眞好！嘸！眞好。蕙姑娘你眞的不要吃了？

月　你又想——？

婆　蕙姑娘她不吃，我就——

月　你眞想？我告訴師傅去。

婆　（着急地）妙月，妙月，你爲什麼總要爲難我呀！

月　哼！你的好處還少？

婆　（沒聽清）啊？你說什麼？

月　我說那姓羅的給你好處還少？

婆　羅大爺呀！在下面呢，跟當家在說話！

月　在下面？來了？（對蕙聽聽）

蕙　(不安地) 唔——

婆　(自說自話) 羅大爺也沒良心，不肯提拔提拔我小狗兒。

(靜因上)

因　(和愛地) 老婆婆又在說什麼？提拔提拔你小狗兒呀！蕙姑娘怎麼不吃呀！(示意月，婆) 你們也去吃飯吧！

月　是！(看看蕙下，老佛婆還傻裏傻氣想說話)

因　走吧！有話用不着在這兒說！(佛婆下，因回身對蕙無限親密) 蕙姑娘怎麼不吃呀？小庵的菜向來粗劣，就怕蕙姑娘吃不慣。今兒特地破戒燒了兩隻葷菜，你吃呀！

蕙　謝謝，我不餓！

因　(和婉地拉蕙) 哎，哪能不餓？吃吧！吃一點。(蕙不理) 咳！蕙姑娘，別想不透呀！人生在世，不圖個吃不圖穿，圖什麼？像我們出家人才苦吶，穿不得好的，就是吃，也祇能偸偸地吃一點，嘻嘻嘻——這是我跟你才說的。——你又沒出家，不趁這時候吃一點，還等到什麼時候哪！

蕙　謝謝你的好心！

因　為了你的事情，我也不知費了我多心血，我曾對你們老太太說，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好姑娘，千萬不要叫她出家。雖說命不好一點，常言說，心能修命，我說你們姑娘心地是好的，命一定會好，您

要硬逼她出家，怎麼忍心呢！出家人的苦處，我是挨過來的。我說您千萬不要再叫蕙姑娘走這一着了。唉！可是你們老太太這份心呀！眞不知是怎麼長的。憑我把嘴唇說焦了，她連動都不動一動。你看，那天趁你一暈，竟會親手——唉親手哪——親手把你這一頭好亮的烏雲給絞了。唉！蕙姑娘，人是空的，不管是夫妻姑姪，心一狠，什麼情義也沒有！

蕙　（隱忍不發，不響）——

因　（索性討好）我說蕙姑娘，你平常跟你們老太太不大對勁兒的吧！

蕙　不知道誰在我背後說了許多好話，慢慢地倒對勁兒了。

因　是呀！我就不知在你們老太太面前說了多少好話。

蕙　是呀！多虧了你說了那麼多好話。我早明白了。

因　哎！我早知道蕙姑娘是明白不過的。

蕙　不然，我的頭髮怎麼會絞啦！

因　（强笑）嘿嘿！哦，那天你沒知道哇！你們老太太手脚可眞快，見你一暈倒，馬上搶着把剪刀要絞你的頭髮，我一看急了，連忙阻止，來不及啦。可不是說，要沒我那麼一攔，你這頭髮，哪止剪到這兒呀！恐怕要絞到（用手一比）這兒還不止呢。

蕙　哼！（閉目不理）

因　姑娘，飯總得吃一點。你這樣餓出病來，不說我見着難受，(故露口風)有人在底下也心疼得吃不下飯啦！

蕙　這世上，還有誰這樣關心我？

因　(怪笑)嘻嘻，嘻嘻，就是那個人，他——

蕙　他？

因　咳，他，說起這人，你頭次跟姑媽來這兒見過的呀！他姓羅，就是羅御史的公子，說真的，論財論勢，羅大爺可比你們陸公子強多了！他——

蕙　(忍不住)你這是什麼話！

因　怎麼？

蕙　(正言厲色)你這瘋婆子滿嘴沒輕沒重的，你想想你是跟誰在說話？

因　(想不到)唷！我跟誰在說話！你是大官大府的闊小姐？我不配跟你說話？

蕙　請你少說這種話！

因　(不怕反臉)嘿！瞅着老太太的面，跟你客氣，別給了你點臉色，就忘了自個兒八字！

(蕙眼瞪着看她)

因　你別瞪眼！你姑太太跟你好言好語，倒惹了你一鼻子灰。我低聲下氣的侍候你，道是爲着你這臭

丫頭！

蕙　(忍無可忍，强硬地）你說什麼！

因　(想不到，捉摸不定對方何以突然强硬起來）喲！怎麼？(橫一橫）我說你是個不知好歹的臭丫頭！

蕙　你敢罵我？

因　罵你！我敢！我要不瞅着羅大爺在下面哪，我還老大耳刮子打你！

(正在拔劍弩張的時候，妙月急急冲冲上）

月　師傅，陸太太又來了。

因　陸太太？(看蕙一眼）好，我下去。

婆　(在內）老太太走好。這個樓梯不好走。(推門進來，陸母在後）

因　(急忙迎上去，馬上換過一副笑臉）哎喲！老太太，天都黑啦，什麼風又把您吹來啦！是惦記着蕙姑娘吧！

母　(雙眉緊鎖）唔！師父！蕙仙呢？

因　喏！在這兒呢！(分外親熱，好像完全忘記剛才的事）蕙姑娘，您看，老太太這份時候啦，還不放心，看你來啦！

母　(瞧着她，心酸地）蕙仙！

蕙　(深深地望着她，低低地）姑媽！

因　老太太，您來得正好。我正在跟蕙姑娘說呢。您送她來，一來是菩薩的面子，府上的積德，二來也是小庵的光榮，我們哪兒有不小心侍候的。可是蕙姑娘到現在粒米不進，一句話不說，好像滿肚子的委曲。這樣下去，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小庵可擔擋不起。老太太，您來了，再好也沒有，您勸勸她，也好讓我們少擔些干係。

母　是的，我是想跟蕙仙說幾句話。

因　咳！那就好啦！您老人家親自出馬，說不定蕙姑娘得給個面子。比不得我們，再好也是外人。（要她說）老太太，您說呀！

母　（環顧一下）不，我想跟蕙仙一個人說幾句話。

因　（大失所望，可是又不得不依她，帶一點譏諷）哦！老太太要跟蕙姑娘說幾句體己話，好的，好的，我們避一下，沒關係。妙月，婆婆，下去下去。（去又停，叮蕙一句）蕙姑娘，凡事自個有分寸，該說的——（面上帶着笑，眼中露着兇光。）就多對老太太說說啊！（下去）

母　（眼着她們下，回過來對蕙，柔和地）蕙仙。

蕙　（忍不住變淚直流，撲向她）姑媽！

母　可憐的孩子，不要這樣，起來，有話，慢慢說。

蕙　姑媽！（痛心之言）姪女兒還有什麼話可說的。

母　是！我知道你委曲。（稍停）唉！這都是想不到的……

蕙　是想不到，姪女兒就想不到姑媽還會來看我。

母　（感到譏諷，可是不得不）我是不放心，才來看看你。……

蕙　也想不到姑媽會忍心把您的親姪女兒送到這坑人的地方來！

母　這可不該這麼話的，是有菩薩在上的事情。

蕙　（滿腹傷心傾瀉而出）姑媽！姪女兒從小沒親媽，父親又客死川中。臨終囑咐把姪女兒托給姑媽。又叫姪女像親媽似的侍候姑媽。

母　（難受）我知道你孝順我。

蕙　父親一死，後母變節，產業被佔，無可依歸。蒙狄爺把姪女兒送到山陰，又蒙姑媽把姪女兒像親生女兒一樣看待。那種照拂，眞如春暉照到人間，使姪女重新感到人世間的骨肉之情，母女之愛，姪女兒像重新進了一個世界，改了一個天地，和愛，溫暖。可是在一天之內，和春的雨露一變而爲冷冬的霜雪。姪女兒眞不明白哪一點上得罪了姑媽，讓姑媽下得了這樣狠心，定要把姪女兒送到這坑人的地方，欲置姪女兒的死命。豈眞是所謂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麼？姑媽！

母　蕙仙，你哪能這麼說呀！——

蕙　在這兒，我不知是夢是眞。想死又不敢死，也不甘心死，我總想再見您一面，問明白了姪女兒倒底

犯了那一樁那一點得罪了您？姑媽，您來了，對姪女兒說個明白，姪女兒就死也甘心了。

母　（憐惜地）苦命的孩子！你是我哥哥僅有的一個女兒，我唐氏門中最後的一點骨血，我哪有不疼你愛你，反而要害你受苦的道理。唉！可是你實在是你的命苦！

蕙　（怨望着）我不知道這命是天生的呢？是人給我，逼我的？

母　怎麼是人逼的，自然是天生的！

蕙　天生的尅夫命？

母　哎喲！幾個算命都這樣說，不是我姑媽造出來寃枉你！

蕙　（怨憤）姑媽！我這尅夫命長在什麼地方？是長在我的臉上呢，還是長在我的身上？我的手上？腳上？什麼地方？姑媽，讓他們指給我看那個命在哪兒？那尅夫命在哪兒哪！

母　噯！傻孩子！命是從八字上推算出來的，一生下來就註定了的，要看，怎麼看得見呢！

蕙　註定的？我一生下來就註定要在這兒當姑子的？——這明明的姑媽聽信了別人的話，硬把我送到這個地方來。

母　這也是你命招的。——唉，現在跟你說不明白，將來，你就知道了。

蕙　我這一輩子是不會知道的了。——姑媽，您從來就沒替我想一想。

母　孩子，我怎麼不替你想呢。可是我不能為了你累了游兒啊！孩子，我跟你說眞心話，你雖是我的親

蕙 姪女兒，可是比起游兒來，總還隔着一層哪。凡事我總不得不先替游兒打算。況且，你又長着——這樣的命！

母 命！命！（淚如雨下）爲着這命，我要孝順姑媽也無從孝順，要報答姑媽，也無從報答。——求生不得，求死無門。

蕙 （有點痛心）你要是這麼想，那叫我怎麼做人？叫我怎麼對得起你九泉下的父親！（拭淚）

母 姑媽，若是您還肯念過世的父親兄妹之情，請你帶姪女兒離開此地。

蕙 離開這兒？回去？

母 這兒不是個好地方，我實在害怕死了。

蕙 噯，一會兒出家，一會兒還俗，菩薩面前的事，不是隨隨便便的！

母 （哀求）姑媽！你不知道，這兒實在躭不下去。您要我怎麼樣都好，就請您帶我出去。

蕙 （沉吟）這哪能行呢！

母 不然，姪女兒就請死在您老人家面前。——（哭）姪女兒寧可死也不願在這地方躭下去。

蕙 你——唉！你這可叫我怎麼辦呢？

母 （不解）什麼？姑媽！

蕙 你說，你離開了這裏，到哪兒去？不是我忍心，蕙仙，我家裏你可不能去了。

蕙　唔！是怕——？

母　游兒一回來，你們又——唉！除非你答應我從此不再見游兒。嗯！你要能答應從此不再見你表哥，那我替你想辦法。出家也好，還俗也好，都隨你便。蕙仙，不是姑媽跟你爲難，說什麼，我都得替他打算。你要眞心愛你表哥，你總願他好？蕙仙，你說是不是？

蕙　（優優地）是什麼？

母　是願意他好？

蕙　嗯！

母　那末你願從此不再見他面？

蕙　——不見他面？

母　你說願不願？

蕙　（忽然）能讓我出去？

母　嗯！祇要你答應不跟游兒，我就放心了。別的，實在我也管不了你。

蕙　——

母　你說你能？——嗯？

蕙　（一咬牙）嗯！

母 你答應？

蕙 答應。請姑媽叫她們放我出去。

母 那自然，不過別急呀！得讓我找個地方安置你呀！

蕙 不，不要走就是今天。

母 今天？那哪能來得及，你又說小孩子話了。

蕙 姑媽！我實在怕，今天就得出去。不然，我還是死在你老人家面前好。

母 （不悅）蕙仙，你這就太過份了，我答應設法讓你出去就好了，你一來要死在我面前，二來要死在我面前，你是拿死來嚇我怎麼着？

蕙 （滿腹怨望無處洩）姑媽，您還要這麼說，姪女兒活在人世幹什麼？（倏的從懷裏取出匕首向咽喉刺去）

母 （驚嚷）哎喲！救命！（急上去，一把摟住奪下刀）蕙仙！你這是何苦！

（靜因怒沖沖的跨進門來，妙月跟着進來）

因 老太太，這是怎麼啦？你來勸勸蕙姑娘，怎麼反把蕙姑娘逼得尋短見了？

母 蕙仙，蕙仙！

月 蕙小姐，蕙小姐。

因 這可糟了，出了人命案啦！

（羅玉書小諸葛悄悄地上）

母　醒醒！蕙仙！

蕙　（迷矇地）姑媽！

因　老太太，您還是請下面坐吧！蕙姑娘六根未盡，還是讓她靜心養性的好。

蕙　姑媽！

母　你別怨我，蕙仙，什麼事都是……唉！（被因扶着走，突見羅，小二人）這是？——

因　哦！（急忙）施主們，新來的姑子受了點風寒，鬧頭暈，不要緊，還是請下面佛堂坐吧！

（衆人下）

因　妙月，好好伺候蕙姑娘！蕙姑娘啊！（下）

（空氣漸漸地靜默下來，遠處傳來更鑼）

月　（也覺心酸握着她手）蕙小姐！人到底爲什麼要活着呀！

蕙　爲什麼唉？！爲什麼！

（後面傳來更鑼）

月　起更了。

蕙　好靜哪！

月　不，起風了。（看着窗外，陰陰的突然窗外發現一個靑面獠牙的鬼影。狂叫地）啊！（鬼影倏忽不見）

蕙　什麽？

月　鬼，鬼，一個鬼影！

蕙　鬼？

月　一個，……靑面，……紅鬚，……是一個鬼。

蕙　（反平靜，苦笑）要眞有鬼，倒也好。——鬼會比人可怕麽？

月　眞的，眞的，蕙小姐，我怕，我怕死了。

蕙　別怕，妙月，一個人要眞拚着死，怕什麽鬼哪？

月　可是……可是！……（那邊門開，驚怖的）啊！

（進來的是小諸葛跟羅玉書）

小　（嚴厲地對月）幹什麽，大驚小怪的！

蕙　（倏的起立）你們是……

小　（走上一步，陪笑地）蕙小姐，別怕，這就是我們大爺！小姐該認識的。

書　是的！是的！久仰……這個……久仰蕙姑娘……

蕙　走開，走開！（求救地）妙月。

月　（替她哀求）羅大爺！您……

書　（生氣）滾滾！！你誰要你在這兒去！去！去！

小　還不走！（把妙月推了下去）

書　（回身對蕙）蕙姑娘。你胆子放大一點，我決不難為你。咱們雖然是初會；熱了，你就知道我脾氣。

小　（連忙幫襯）我們羅大爺的脾氣，是再好也沒有。

蕙　你是誰？

書　啊？說了半天，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呀？怪不得！我姓羅，羅玉書。家父就是羅汝禹。

小　對對，當朝羅御史就是他老太爺！

書　嘿嘿！我在這山陰城裏，也有點小名氣。蕙姑娘大概總也知道！

蕙　沒聽說！

書　沒聽說？

小　那是蕙姑娘一向嬌居深閨不出，所以不知道！

書　嘸嘸！很對很對。反正沒干係。現在該知道我是誰了？

蕙　聽您說，是一位宦家的貴公子。

書　不敢。

蕙　那末總唸過書，懂得禮。

書　唸書跟這有什麼關係？不錯，書自然唸過。

蕙　那末，當這夜靜更深的時候，跑進這尼姑庵，又跑進這素無半面之緣的小姐房裏來，算是什麼意思？

書　這個！——

蕙　你說這是什麼意思！

書　那有什干係。嘿嘿！老實跟你說，你不認識我，我早認識你啦！頭一次你跟你姑媽來燒香，我就認識你了。說這個幹嗎，反正你樂意，我樂意，不就成了？這就是意思。

蕙　請您不要忘記您是御史的公子！

書　就是呀！就因爲我是御史的少爺！

蕙　那就請公子替令尊大人留點體面。

書　哈，你教訓我來了？你覺得這不夠面子？

小　蕙姑娘，我們大爺既然看上了你，老實說，答應了是成，不答應也是成。何必敬酒不喝喝罰酒呢？

（蕙尋思無計，乘他們不留意，想逃出去）

書　（一把拉住）你想跑？告訴你，這兒前前後後都上了鎖，你跑哪兒去？

蕙　(跺脚) 放手，放手。

書　既然你喜歡用強，讓我抓到手，要放可不容易。你說你——

蕙　放放手。

書　(一陣獰笑) 嘿嘿，嘿嘿！

(正在這掙扎的時候，下面突然一陣嘈雜)

書　什麼？下面什麼事？(一鬆手，蕙躲開)

小　不知道！

書　見鬼，你去看哪！

小　是！(下)

書　(回身對蕙) 姑娘，我看咱們還是文文靜靜的，何必大家弄得紅臉？你是怕難爲情不是？(走過去把門閂上，獰笑着逼到蕙身邊。剛要動身拉她，外面敲門聲。)

小　(在外敲門) 大爺！大爺！開門！快開門！

書　(恨恨地把門拉開) 呸！見鬼！

小　(面孔有點變色嚇得亂抖) 大爺，鬧鬼啦！

書　什麼？

小　(語無倫次) 老佛婆跟妙月到櫥房去，剛到門口，聽見妙月大叫了一聲。一回頭，妙……妙月不見啦！祇見一個靑面獠牙的紅鬚鬼，如……如飛的跑出去。一轉眼不見啦！老佛婆嚇得口吐白沫。醒過來大叫，大叫……什麼也不見，……當家的請你下去。

書　他媽的！見鬼！

小　是是見鬼呀！走走！下去，下去。(一把拖了羅玉書，羅無可奈何跟下)

蕙　(趕緊過去把門閂上，鬆下一口氣，疲乏地搖搖欲墜。硬自振作一下，突然想起自語地) 鬼？眞有鬼？(苦笑)是來接我的吧？爲什麼不來見見我呢？他們都怕，難道還有比他們更可怕的東西嗎？……怎麼那樣靜？好靜哪！是該鬼出現的時候，我也好像處在一個鬼的世界裏，冰涼的，黑黑的，沒有一絲兒光，沒有一絲熱。我……我……我已經被埋葬在坟墓裏了。……(忽然)啊！他們就要來的，還要來的。他要我……(解下一跟腰帶)就這樣……這樣……(哭)誰來救救我？……救我出去？表哥？表哥！你在哪兒哪？在哪兒？你這時候在做什麼？我要看看你，看看你。(又半瘋)——鬼，眞有麼？要眞有鬼多好呀！我可以化作一陣風去看看他。我可以自由自在的來去，不見這些人，沒有這些事，也不會再有這個命！多好呀！多好呀！(外面有人敲門)啊！他們來了，又來了。(急打好繯。又從衣內取出鳳釵) 鳳釵，鳳釵，「這是我們今天的紀念」……紀念……(敲門)誰？

聲　開門。

蕙　（似自語）噫！等一等，我就來了。（她把鳳釵插在自己的髮髻上）表哥！來生再見。（從從容容的，剛要把頸投進繯去。）

（這時，在暗黝黝的光下，窗外剛才出現的鬼影，又瞪着兩眼爬了上來。見這情形，矯捷地跳了進來，手裏拿着一把明亮亮的劍。他很快的跳過去用劍把繩斬斷。一把將蕙抱了下來）

蕙　（沒看清是誰）滾，滾，滾！讓我死！讓我死！（回頭一看）喲！

鬼　（阻止）噓，別怕，是我！（把面具拿下）

蕙　（出乎意外）狄爺！

英　別響。快，他們都等着。

蕙　誰？

英　趙公子在外面等着。

蕙　還有誰？

英　小尼姑也在，快，外面就要起火了。（英蹲下，蕙伏在他的背上，跳窗而出）

（後面火光起，有人聲，終至鼎沸。）

（外面打門聲）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第 三 幕

人——

妙　月

趙士程

狄　英

沈逸雲

唐蕙仙

陸　母

陸　游

時——

半月後

地——

山陰趙宅

景——是趙家的半間西廂房，正面是一帶窗，窗窗有一案桌及幾把坐椅。右邊稍裏有一門，門帘深垂，想是女子的繡閫。左外有一門，可出入客廳及大門。

室內陳設簡單雅樸。兩壁掛着名家手筆的屛對。案上供着清香半爐，鮮花一束。潔，香，雅，靜。使人深切的體味到一種寧靜，一種恬樂。

幕啓——是春將老去，午後的未申之間。窗外透射進和煦的陽光。桃花落完了，早薔薇已開出紅紫的花蕾，春風帶來一絲絲幽香。

舞台上是寧靜的。一女孩在屋隅煎藥。她就是妙月。她已脫去僧衣，換上女裝。依舊是一位天眞可愛的小姑娘。她看了看藥罐。仔細地拿了一隻碗，把藥倒出來。從外客廳走上來一個人，正是趙士程。

月　（聽見脚步聲，回頭）趙先生！

程　（一眼瞥見）唔，藥好了？

月　好啦！

程　讓我看。(走過去看了看濃淡)好！拿進去給蕙小姐喝吧！(笑着)叫她別那麽孩子氣。病後調理，也是要緊的。

月　(點頭)是！(要揭門簾進，想起)哦，剛才蕙小姐問起，說請您再叫人到陸家去一次。唔——

程　問問陸家少爺回來沒有？

月　對了。

程　請你告訴她安心。我已經差人去了。

月　嗯！(走進房去)

(趙士程看着她進去。他走到房門口，對着房門深深的望了幾眼，似乎想進去，又沒有，沉吟一回，走到窗前，對着外面沉思着。忽然聽得外面脚步聲，急回頭。狄英大踏步進)

程　哦！狄爺！剛才哪兒去了？

英　隨便走走，實在悶得慌。我明白你叫我別出去，省麻煩，可我實在待不住。

程　總以小心爲妙。——(輕聲)那天的禍實在鬧大了。

英　這可怨不得我呀！要依着我的性子，咯嚓，一劍一個，殺個乾淨，然後一把火，燒他娘的精光。現在祇燒了半個尼姑庵，還便宜了這些兔崽子。

程　可是已經鬧得滿城風雨啦！——不是我怕事，沒事，少漏面，羅玉書哪有捉摸不出來的道理？可他

自知理屈，明知是我們的把戲，也不敢拿我們怎麽樣。可是明槍易躲，咱們得防他暗算。

英　他敢？他眞要碰到我的頭上來，哼！——

程　這兩天官廳追比得緊，他要咬你一口，也怪麻煩的。

英　所以，我說我早一點動身。

程　那什麼話，你以爲我怕？

英　不是，我說我總得早一點走，就在這兒不說連累誰，我自己也悶得慌。務觀又不知回來沒有。不然，把蕙姑娘交給他，我可完了事。

程　這點，你放心，我跟逸雲說好，務觀一回來，就來告訴我。

英　他老太太知不知道蕙姑娘在這兒？也不來看看她。

程　沒有，他家陸安來問過幾次，我回說不知道！

英　（笑）也好，不然回頭再把蕙姑娘送上個尼姑庵，咱們可沒那麽容易啦！（見妙月進來）妙月！

程　蕙小姐藥喝了？

月　狄爺！（對程）喝了，蕙小姐在起來了。

英　起來了？

月　唔！梳洗一下就出來。她想走動走動。又說請狄爺別走。

程　病剛好，少走動爲是。
月　她自己說覺得精神很好。
英　唔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，也好。
（外面走進來沈逸雲）
逸　啊！巧！兩位都在。
程　你可來啦！請坐。
逸　不敢，不敢。狄爺，你也待得住？
英　（搖搖頭）有什麼法子？（對月）你對小姐說，我不走。
月　嗯！（下）
逸　（對英程，指妙月）這就是白衣庵的小尼姑？
程　嗯！
逸　不像啦！換了衣服簡直像換了個人，蕙小姐怎麼？好點兒啦？
程　差不多好了。祇是看樣子，身子還有點虛。
逸　那還好，我說要不然，可不成了一對患難夫妻了。
程　什麼？

逸　你不知道務觀回來了。

英　（高興地）回來了？考上了沒有？

逸　別急，慢慢聽我說。

英　你快說，倒底考上了沒有？

逸　考上了！考中了第一名！

程　眞的？

英　好哇！我說他這點氣得掙。

逸　別忙，還有下文，考是考上啦，可又被罷黜啦！

英　什麼？

逸　你們聽我說，可聽了先別生氣。本來這次是兩浙轉運使陳阜卿大人爲主試官，秦檜的孫子秦塤，保送第一，後來陳大人看到了務觀兄的文章，大爲讚賞，就把務觀兄擢置第一，秦塤就祇好屈居第二啦！你們想，這一下這老賊該怎麼樣？嘿！大怒之下，下了道祕諭，將務觀兄罷黜了！

英　這……這……（搥着自己肚子）眞氣死我啦！

（程一言不發，搖着頭）

逸　別氣，還有呢，不但務觀兄被黜，主試官陳大人差點兒撤職查辦，務觀兄得到消息，連夜逃出臨安，

要不走的快，說不定連命都送了。

英　(暴跳如雷)這，這還成什麼世界！

程　(冷笑)嘿！虧這老賊真做得出來。(長嘆一聲)唉！看起來，我們趙氏天下，就快斷送在他手裏了。

英　現在務觀呢？

逸　他呀他！——在家裏生病！

英　(一急)病了？

逸　病自然不重，受了點驚，生了點兒氣，回家就躺下，過一兩天就好。

英　好！(說着又拿了牆上的劍，掛在身上要往外走)

逸程　(攔阻地)幹什麼？

英　我要不把老賊的頭拿下來，我這輩子算白活了。

程　你瘋了！你——

英　我沒瘋，讓這種昏聵無恥的老東西，在廟堂上大搖大擺作威作福，而不敢喘一口氣，說一句話的人，才瘋了！

程　你這算什麼？憑你這樣就能殺得了秦檜？就算殺了個秦檜，還會有第二個秦檜會出來的。

逸　(把劍奪下)坐下坐下，你聽我說。

英　我不要聽。（對程）韓元帥那兒，我也不去啦！明兒就上臨安。作得成，爲天下除害，作不成，死了留個名。

逸　要不成又不死呢？

英　那，那出家當和尙，四大皆空，什麼也不管。

逸　哈哈！蕙小姐當尼姑沒成，想不到狄爺要當和尙。

英　（有點不悅）沈先生也眞是，隨便什麼時候，都開得下玩笑。

逸　在這年頭不開玩笑，那早就該氣死啦！

程　大家說正經。這件事暫時可不必對她（指房裏）說，務觀的病倒底如何？

逸　不妨事，就是氣色難看點。

程　他知道蕙小姐在我這兒？

逸　說了，他老太太一會兒就來。

英　哼！

程　他老太太怎麼會知道的？

逸　我覺得也應該告訴她了。現在務觀回來了，事情總該有個說法。他們的事，成就成，不成，該怎麼樣。

程　爲什麼不成？成事情不是都明白了？

逸　不是你不知道，依我看，務觀這次要考上了回來，這件事還有點指望，現在弄成這樣結局，我怕是很少(搖頭不說下去)

程　(沉思不語)　唔！

(正在這時，祇見門帘一撩，唐蕙仙出來，妙月跟出來)

英　(看見起立)　蕙姑娘怎麼起來了？

蕙　(較前清瘦，精神疲憊，但勉力支持着)狄爺！沈先生，趙先生！

逸　蕙小姐，請坐。

程　你病剛好，快坐下。

蕙　謝謝。(妙月扶她坐下後，從通外門下)

逸　蕙小姐芳體違和，今幸得告痊愈，我們都不勝欣慰。

蕙　應該先謝謝各位救命之恩。這次有勞諸君子仗義鼎助，得保殘生，沒齒不忘。

逸　那裏那裏！好說，請坐。

蕙　沈先生，這幾天臨安可有什麼消息？

(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)

逸　臨安唔？有！有！

薰 (難以啓齒,終說了出來) 家表兄可有消息?

逸 令表兄務覲?這個——

薰 (失望的眼光) 還沒有?

逸 唔!——唔——

英 (忍不住) 你表哥回來啦!

薰 (恐怕聽錯,矜持地)啊?

逸 (阻止不住,祇得說)唔!回來了,回來了。

薰 (一喜) 哪天回來的?

逸 是前天吧?唔!是前天!

薰 沈先生可知道他這次文場榮辱如何?

逸 這個?這個倒不大清楚。

英 (慣慣地) 中了!中了第一名!可是——

逸 (急忙) 是是!中了!好像……聽說……唔!中了第一名。

薰 第一名?(從心底翻起一陣喜悅,要想矜持,但看見大家這垂頭喪氣的樣子。狐疑地)唔——?

逸 !哦是這樣的。聽說務覲兄已於前日回來了。因爲尙未謀面,所以文場如何,不得而知,至於第一名

之說，傳聞而已，傳聞而已。

程　蕙小姐芳體新愈，還請內房休息去吧。

蕙　（滿腹狐疑）是！（慢慢地起身，剛要走）

（妙月進來有點慌張）

月　（對程）少爺，陸家老太太來了。來找蕙小姐的！

蕙　姑媽來了？找我！

月　她在問呢，她不認識我啦，我認識她。

逸　（點頭）唔，我猜她今天會來。

蕙　怎麼辦？

逸　沒什麼，請她進來啊！

蕙　（猶豫）唔。

程　今天許有什麼話要跟你說，我想還是去請她進來。

逸　那我們少陪了。（對英）咱們院子裏走走吧！（大家下，妙月回到房裏）

英　（半天不響了，至此）唔！（見大家走了，忽然回來對蕙）姑娘，身體要緊，自己保重！（拿了劍）以後咱們許不能常見面。

蕙　什麼意思?

英　(沉重地)咱們——(看一看劍)後會有期!

蕙　啊?你要走了?上哪兒去。

英　一會你就知道,你表哥回來了,我的責任已了。(傾聽)你姑媽來了,我不便見她,再見。(匆匆下)

蕙　(不解)他們,他們什麼意思?一個個的都跟平常不一樣。(不安地起立走着)

母　(在內)在哪兒?

程　(在內)這兒走。

(兩人先後上)

蕙　(略整衣衫迎上前)姑媽!

母　呀!蕙仙,你却在這兒呀!讓你姑媽好擔心哪!

蕙　!是姑媽,姪女兒心也很不安。

母　你為什麼不早通知我呢,省得我擔心。(對程)在這兒打擾趙公子,眞叫我怎麼說得過去。

程　那裏,彼此知好,伯母太客氣了。

母　那天,怎麼那樣巧呀!

程　(搶着說)眞是太巧了。那天我剛巧在一位同學家裏飲酒,回來很晚。路過白衣庵,剛碰上那兒失

火聽見有人叫救命，我叫家僮把人救了出來，一看，想不到是蕙小姐。眞是巧得很。

母　第二天靜因師太一口咬定說這火是蕙仙放的，你想，像她這末個女孩子會放火？眞把我氣壞了。可一時又找不到她下落。沒法子，我祇得答應她重修那個觀音殿，眞是菩薩面上，什麼都算了。

程　本來，早就該來通知伯母，可是蕙小姐那天受了點兒虛驚，回來就病倒了。通知伯母，怕伯母更擔憂；所以——

母　是的，那沒干係。

程　伯母請隨便坐，跟蕙小姐談談。小姪少陪！

母　趙公子請便，我跟蕙仙說幾句話就走。

程　隨便隨便！少陪少陪。（看蕙一眼下）

母　（回頭對蕙看了半天，低低地）蕙仙！

蕙　是！姑媽！

母　聽說你病，好了？

蕙　唔！好了。

母　唉！想不到你命——

蕙　（怕聽這命，難受地回過頭）……

母 （半嚮）好了就好。

蕙 （也半嚮）謝謝姑媽。

母 唉！一切全是命！

蕙 命！

母 可是，蕙仙，你長住在這裏，也不是個辦法呀！

蕙 姑媽的意思……？

母 （暗示）你總得要重新打個主意呀！

蕙 （傷心）姪女兒也祇能到處爲家了。（有點試探）不住這兒，又上哪兒去呢？

母 按理說，你還是回到我那兒去。

蕙 唔——

母 （爲難地）可是——

蕙 （猜透，難受地）別說了，姑媽，姪女兒這一輩子也決不再作這樣夢了。

母 （沉吟，半嚮，徐徐地）這樣——也好。

蕙 （忽然）姑媽，表哥回來了？

母 嗯！回來了。

蕙　人呢？

母　在家裏生病。

蕙　病了？

母　唔！

蕙　什麼病？不要緊？

母　不要緊。

蕙　他倒底考中了沒有？

母　考中了。

蕙　第一名？

母　唔！第一名。——

蕙　呵！

母　可是——他又被罷黜了。

蕙　罷黜了？

母　（看她半天，搖搖頭，從衣袖內拿出一封信，交給她）這是你表哥給你的信，——親筆寫的——你看看。

蕙　表哥的信？（懷疑）叫您給我？（拆信看，看完，要待說什麼，終於忍住，一言不發）

母　你自已總該明白。

蕙　(忍不住，激憤)明白，我明白，不過，姑媽，我已經答應，答應過您不再見表哥，我答應過您！不是？您何必，何必再多此一舉硬逼着——(母要分辯，不願地說下去)是硬逼着表哥寫這封信！您不想想？他在病着，(加重)在病！您折磨了我，還不夠，還折磨他，折磨在病着的他，他是你的親兒子，親骨肉！我眞不知姑媽是怎麼樣的心腸，怎麼樣的心腸對您的兒子啊！(說完，伏案大哭)

母　(半晌無言)好，好的，說什麼也祇這一遭了。話說到底就算我對不起你。(感傷地)可是說什麼你也不會明白一個做母親的怎麼樣替她孩子打算的心，我——走了。祇要你答應，能按照你答應的做，別的，姑媽總可以替你盡點心力的，回頭我叫陸安給你送點銀子來。你——自己身體要緊。過幾天我再來看你。(說完，深深的看她一眼，歎一口氣，怏怏而走。)

(祇剩下蕙仙一個人在抽咽。)

(稍停，趙士程匆匆進來，見狀，似要退出，但終又走了進來。)

程　(在地上檢起剛才的信，慢慢地走到蕙身後)蕙小姐！

蕙　(急擦乾眼淚)唔，趙先生。

程　老伯母走了。

蕙　嗯！

程　務觀怎麼說？

蕙　（搖頭）——

程　這是他給你的信？（遞給她）

蕙　唔！（接過，撕成碎片）

程　他說點什麼？

蕙　不是他自己的話。

程　誰的？

蕙　是母親的兒子，自然是母親的話。

程　（十分同情）唔！——唉！眞不知安着什麼心。

蕙　要知道一個人心，原是很難的哪！

程　（略一沉吟）我有句話，如果不嫌冒昧，……

蕙　（不安）什麼？

程　依我的愚見，事到如今，一時要挽回老伯母的意思，怕不容易。我想祇能假以時日，慢慢地再作打算。至於蕙小姐以後的安身，如果不嫌棄的話，就住在敝舍。待我寫信到臨安去把家母跟舍妹接來，陪伴小姐，也可不致寂寞。祇是（略頓）我怕引起世俗人的閒話。如果小姐能無計於此，那儘可

蕙　放心安居敝舍。將來舍妹來了，你們一定能相處很好。她也略懂詩書，有個和唱的伴侶，豈不甚佳？況且，粗菜淡飯，鄙人總還供應得起，祇是待慢些。如果蕙小姐——

蕙　（淚下）趙先生言重了。我是個無家可歸的孤女。世界之大，竟沒有一個弱女子可容身的地方，屢蒙捨身相救，隆德未報，再要擾居尊府，那叫我……叫我……（掩面而泣）

程　快別這末說，別這麼說。（正在有點尷尬不知怎麼說好的時候，沈逸雲進來手裏拿一封信。）

逸　士程兄，狄爺走了！

程　狄爺？不是跟你在一起的嗎？

逸　沒有，我在院子裏等了他半天，見他不出來，我就在街上溜了會兒，回來找他沒有，到他房裏看，留了封信。你看！

程　（看信，蹬腳）糟了，他真的去了。這可闖大禍了！快追，快追。

逸　走。走。

（說着，兩人匆匆下）

蕙　（看着他們下去呆呆地）狄爺走了？——唔——說來着，後會有期，後——會——有——期。（慘笑）狄爺！狄爺！狄爺（自語）怎麼，都走了？都走了？（頹然坐在椅內，不勝疲憊）

（紗月上）

月　蕙小姐，你叫我來着？

蕙　唔！你扶我進去。

月　又怎麼啦！唉！多睡睡吧！等身子復原了再說。（說着，扶她進去。）

（天色漸漸暗下來，獸場片刻。）

（院子裏有烏鴉歸巢的叫聲。）

（忽然，有一人影在窗外扶杖而立，探首內望。）

（一忽不見。）

（由外走進一人，昏暗間辨不清是誰，他扶杖緩慢地在這屋子裏徊徘了一會。最後，走到蕙仙的房門口，幾次擬揭簾而入，結果都不曾，他拖着無力的身子不斷地在室內徘徊，徘徊。）

（蕙仙房裏一人持燭而出，是妙月。）

月　（吃驚的）誰？

聲　我！

月　你是誰？（以燭照，是陸游，不認識他）您是？

游　我姓陸。

月　啊！你是陸家少爺，陸游陸公子？

游　唔！

月　蕙小姐，她——

游　輕點！

月　嗯！蕙小姐在裏面，我叫她起來。

游　不！

月　不？

游　唔！她——？

月　睡着了。

游　睡着了？好。你是？

月　我是妙月。在白衣庵跟蕙小姐一起被救出來的。

游　好。這兒有封信，煩你交給蕙小姐。

月　嗯！

游　就說——就說我對不起她。

月　就這拿給她？

游　慢！就說——這才是我要說的話。（自語）可是這有什麼用？母親要娶的不是兒子的妻子，是婆婆

的兒媳婦。死了這條心吧！天下誰眞是爲兒子娶妻子的呢？何處？何人？何時？

月　您不當面跟蕙小姐說幾句話？

游　不必。——就說我陸游鍛羽歸來，幾罹殺身之禍，難應嚙臂之盟，實在無面目以見故知。就是請她芳體珍重。(重)能活，總要設法活下去，活着總有重見之日。死了，就什麼都完了。我們應該睜着眼睛看看，看看這些狐鼠橫行到什麼時候！

月　(瞪目不解)唔——

(裏面蕙仙聽見在叫)

蕙　(在內)妙月妹妹！

月　啊！

蕙　(在內)誰呀？

月　啊！(脫口而出)是陸——

游　別說！別說我走了。這信煩你交給她。

月　別走！別走！別走！陸少爺她醒了你見見她呀！可憐她想你想瘋了！

蕙　(在內)是——表哥來了？

游　(對月)別答應！

月　（不顧，拉着游）喲！您快出來！

（游掙脫妙月的手剛走到門口，蕙急上）

蕙　表哥！

游　（止步，回身，顫抖地）蕙妹！

蕙　（奔過去，投在他懷裏傷心痛哭）表哥！

游　（擁着她，涕泗滂沱）蕙妹！

（相抱而哭）

——幕徐徐下——

第四幕

人——

園丁

陸游

趙士程

唐蕙仙

小使

時——

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春。

地——

沈氏園

景——

這正是沈氏園的茂盛時代，與序幕裏的荒蕪頹敗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。

幕啓——

正是桃花剛落，紅豔豔的薔薇處處開的時候。晴朗的天氣，和暖的陽光照着這萬紫千紅的沈氏園。

一個園丁，——年約四十左右——提着一桶水在澆花，時而仔細地俯下身去，整理整理花朵，除去一點蔓草。

舞台上是恬靜的。祇有這園丁在勤勞地工作。

有頃，後面傳來陸游的聲音。

游　（邊吟邊上，他已是三十歲，已留起了髭鬚。）

常記東園按舞時，
春風一架晚薔薇，
樽前不展鴛鴦錦，
只就殘紅作地衣。（他慢慢地走上小橋）

丁　（回頭）我說末陸爺，正是您！

游　啊！沈年。

丁　您可兩天沒來啦！

游　今兒我可來了！你們爺倒又出去了。

丁　可不，他昨兒等了您一整天，今兒一過晌午，見您不來，他可出去了。（坐下整花）

游　哦！

丁　您這兩天忙？

游　沒事！

丁、（忽然想起，起身）您喝茶不？我替您沏茶去。

游　（阻止）不忙，你管你的。

丁　是啦，（坐下，整花）要喝茶您祇管說。

游　那自然。（一眼看見）唔！桃花已經落了。

丁　是時候啦！（一指）您看，早開的薔薇都已經快落啦！

（走到花架前，檢起一片花瓣。忽然）

游　唔！……你們爺上哪兒去啦？

丁　好像是說上禹跡寺去的。

游　哦！是的！他見我兩天沒來，待不住，找無塵和尚去了。

丁　是的，找狄爺去了。

游　嗯！

丁 （半響）狄爺也怪，怎麼一高興，忽然想起出家當和尚來了。他又不是沒吃沒穿的。

游 咳！和尚也是好好人當的，——各人有各人的難言之隱。（無限感慨，一笑出之）當和尚也平常得很。

丁 不過他可有點特別哪！去年到臨安去，也正巧，碰上臨安鬧刺客，一閉城，却把他關在臨安城裏，相爺的刺客沒拿到，好容易挨到開城，回來，一發狠出了家。這不很怪。

游 （阻止地）洗年，這年頭兒這些事，少提爲妙！你——

丁 （笑）那是！跟您陸爺撩沒關係，別人我才不說呢！

游 唔！——（走到一棵老紅前）這株老紅梅，今年的花兒開得不少，可惜給人折去一大半，（忽然，高興地）您看，她已經結着那麼多子啦！

丁 是啊！這棵老梅，結的子才甜呢！還有（指着一盆花）您叫它什麼相思紅的已經開啦！您看，再過兩天就更會像鮮血一樣的紅。

游 （一震）什麼？（走過去）啊！（像看見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）斷——腸——紅。

丁 您不是說叫相思紅麼？

游 （自語似的）相思紅？——不！（回頭不看）是斷腸——是斷腸紅！

丁 （拿起一盆）您看！這顏色多像鮮血。

游 （生怕看見什麼惡鬼似的）是的是的！我看見了。我看見了。

丁　要不要叫小使送一盆到府上去。

游　（異樣地）不要！不要！我不要！我——

丁　（奇怪）陸爺！您怎麼啦？

游　沒什麼！這——斷腸紅是個不祥的東西。

丁　（不覺好笑）陸爺，您怎麼也來這一套呀！

游　（安靜一下，苦笑地）好吧！謝謝你。送一盆去吧！

丁　您要不要挑一挑。看那一盆好？

游　就你手裏一盆好了。等會，別忘了跟你們爺說一聲。

丁　那自然。

（稍停，靜默，游仰天長視）

游　（忽然）沈年。

丁　唔？陸爺！

游　煩你替我拿副筆墨來好？

丁　（笑嘻嘻地）您又要做詩啦？

游　嗯！我忽然想到了兩句，不寫下，等會又忘了。

丁　好，我替您拿去。(說着，下去)

游　(他一個人低首徘徊了回，慢地走到那幾盆花前) 你倒又開了！(獨白) 我記得第一次把你名兒說給我聽的是誰？留下了花——淡了，滅了。——血樣的相思，血樣的紅。——好悽慘的名字。是相思，也是斷腸！(他一邊說一邊吟哦着走進假山石中不見了。)

丁　(拿着筆墨上) 陸爺，筆墨來了。？咦！陸爺走開了。(他把筆墨放在亭內桌上。仍回來整理着花。)

(稍停，趙士程，唐蕙仙，後面跟着小使提着一籃酒菜上)

程　(對蕙) 走好了。這兒有頂小橋。

蕙　唔！你自己也當心。

程　(觀賞) 唔，你看這兒比那邊冷香閣如何？

蕙　唔！沈園可眞名不虛傳。

程　可惜我們難得來，卻又不巧，逸雲又不在。

蕙　不在也好，我們玩兒得還自在些。

程　唔！你看這酒菜擺在 (指石桌) 這兒可好？

蕙　不，這兒來往的人多，讓人家看着咱們吃，多不好意思！

程　那有什麼。(對小使) 擺下擺下。

（小使把籃裏酒菜碗筷擺在石桌上）

程　這酒要熱一熱才好。（見園丁）哦！管家的，你們這兒可有熱水？

丁　（打量他）客官是要燙酒？

程　唔？有麼？

丁　有有。這邊出去就是水閣。上面就有沏茶的。

程　哦！勞駕。

蕙　那咱們就上水閣去吧！

程　不，這兒好。——把酒壺給我。

（小使把壺遞給程）

蕙　怎麼還要你自己去？

程　讓我自己去看看，要沒人咱們就搬過去。（對小使）伺候好了夫人呀！

使　是！（土程下）

蕙　（枯坐一回，站起來四面觀望，忽然一眼看見園丁整理的花）啊！這不是相思紅嗎？

使　（看了她一眼，小心翼翼地）是的，正是相思紅，又叫斷腸紅。

蕙　（不覺一怔）斷腸紅！——斷腸紅！

丁　這位夫人，您倒是內家。這本來叫斷腸紅。相思紅的名字知道的不多。是本城的一位才子陸爺取的。

蕙　（一陣震慄）你是說陸——游？

丁　啊？夫人認識他？

蕙　（急忙）不不，不認識。我——知道就是了。

丁　哦，我說要認識可眞巧了。他剛才還在這兒。

蕙　（一驚）誰？

丁　陸爺呀！

蕙　他？……他在？

丁　嗯！一會兒不知走哪兒去了。

蕙　（四顧急忙對使）你去對爺說，酒不用燙，我就要回去了。快去。

使　是！（小使急下）

蕙　（不安的四顧，不安地走着）他在這兒。——（突然）他常來嗎？

丁　誰呀？

蕙　你說的陸爺。

丁　哦！陸爺呀？常來，三天要來兩回。

蕙　唔！（仍是不安地）你跟他很相熟？

丁　那說不上。他是爺，咱們是——不過他常來。我也常送花兒去。

蕙　哦！他家裏的情形你可知道些？

丁　那不大清楚。

蕙　你——可曾見過他太太？

丁　那位太太姓王。

蕙　你見過？

丁　見過。

蕙　人好麼？

丁　這個——（奇怪地）您問這幹什麼呀？

蕙　哦！（急忙）沒什麼，沒什麼！（稍頓）他有幾位少爺了？

丁　好像兩位吧？

蕙　他老太太還在？

丁　在呢。——聽說見了那位王夫人反而有點怕。

蕙 （冷冷地）哼！

丁 這才怪。看起來那位王夫人很厲害。（輕輕地）聽說陸爺從前不知什麼地方又娶來了一位小娘子，也給這位王夫人趕走了。

蕙 （冷然）嘸！（忽然）他常來？

丁 我不是說過了麽，他三天要來兩回。

蕙 總是一個人？

丁 嗯！一個人。

蕙 他來幹些什麽？

丁 他呀！來了常喜歡坐在（指亭）這兒。我們少爺在的時候，就兩個人談談。有時候一個人坐上那麽半天。有時也飲酒，做什麽詩。

蕙 看他常很高興？

丁 嗯！很高興。有時候也很——不高興。

蕙 （不勝憐惜，眼眶有點濕）也——不——高興？（搖搖頭，長歎一聲）唉！

丁 剛才那位是你們老爺吧？

蕙 （異樣感覺）唔！

丁 面善得很，像在哪兒見過。

蕙 哦！（突然焦燥地）怎麼還不來？

（趙士程拿着壺匆匆上，後面跟着小使）

程 怎麼啦？你又想回去？不不，我酒已經燙好了。咱們坐下慢慢的喝幾杯。

蕙 （不安地）我想回去！

程 為什麼？！咳難得這機會。坐下坐下。你不舒服？

蕙 沒有！

程 那為什麼？

蕙 不為什麼，——我覺得沒什麼興緻。

程 咳！興緻是要自己找的。來來，坐下。

（蕙勉强坐下）

程 來，先斟一杯！（對丁虛邀一聲）管家，你也來一杯不？

丁 （連忙）不不，爺跟太太請。小的還有事。請請。（說着連忙退下）

程 （滿滿的斟了兩杯，一杯交給蕙）來，咱們先乾了這一杯！

蕙 唔！（她把杯舉了舉，勉強呷了一口。）

（這時陸游又在後面出現。他不在意的對他們看了一眼，踱到亭上眺望。）

（蕙仙一眼看見陸游，頓時感到異樣，坐立不安地，背着他）

程　你怎麼不喝？（感到她有點異樣）唔？——怎麼？怎麼又不舒服？

蕙　不——

程　那末——

蕙　（低聲）你可看見亭子上的人？

程　誰？

蕙　你仔細認認。

程　背着看不清。

蕙　他——是——

程　唔？——

蕙　是務觀。

程　他？——唔！——巧得很。

蕙　（鎮定自己）嗯！

程　怎麼樣？——要不要請他過來一塊喝一杯？

蕙　不必吧!?

程　你看他一個人好像怪寂寞似的!

蕙　(不敢看)寂寞麼?——(搖頭)

程　你不預備招呼他?

蕙　(猶豫)唔!——不!

程　還是請他過來吧!

蕙　你看——?

程　要不要我迴避下?

蕙　你——什麼話!

程　那末,請他過來。

蕙　我想——你說我……?

程　那有什麼!——你把我太小看了。我想——先送點酒菜給他,看他怎樣。

蕙　(同意)好!

程　(對小使一招手)過來!(小使走近他,他跟他耳語,指指陸游,指指酒菜。)

使　是!(他拿着一個盤放些酒菜拿到亭中陸游跟前)這位爺家老爺叫小的送給爺一點粗酒淡菜。請老

爺賞臉隨便用點。——家老爺並問您好。

游 （不解）唔？酒菜？送我的？怪！

使 是的，老爺隨便用點。

游 你家老爺上姓？

使 家老爺說不用問，請您隨便用點就是。

游 怪事。你家老爺在哪兒？

使 家老爺吩咐，說請用完了再見。

游 不，你不說明，我無論如何不吃的。

使 這——

游 你們老爺呢？

使 喏！——那邊跟我們夫人在一起的就是。

游 （走下來）是——？

程 （起立）務觀兄，請過來吧！恐怕不認識了。

游 你是——啊！士程兄。

程 久違久違！

游 久違！

程 我老遠的看見，想不到是吾兄。若非是內子看出來，簡直不認得了。

游 （看蕙一眼，兩人視線相直頗爲尷尬，良久）哦哦——蕙——嫂夫人。

蕙 （低低地）表——哥。（眼睛一紅，强力忍住）

程 （看到這尷尬場面，故意曠達地）啊啊！我還忘了，你們還是表兄妹呢！哈哈，務觀兄！一向在山陰？

游 去年剛從福建回來。出門了幾年，故鄉風物，倒還依然如故。

程 此地你常來？

游 閒着無事，差不多天天來。

程 我雖然住在山陰，卻是難得到此，今天偶然和內人（游看蕙一眼蕙低着頭）出來，想不到就遇見尊兄，眞是太巧了！（曠達地微笑）好好，我到前面走走，你們表兄妹敍敍家常。（對使）跟我來！（兩人下）

（剩下他們兩人，相互對覷良久，尷尬了半天）

蕙 （終於强笑）請坐！

游 （彬彬有禮）謝謝！

（沉默）

游 （輕輕地）近況——好？

蕙　（低首）——好！

（凝視了她半天）

游　你——瘦多了。

蕙　瘦麽？——（頓）老了。

游　我麽？

蕙　我——們！

游　哦！（默然）

（又是一個沉默）

蕙　（吃力地）嫂子好？

游　（看她一眼）好！謝謝你。

蕙　（不得不問下去）幾個孩子了？

游　兩個。

蕙　他們——都好！

游　好。——你姑媽也好！

蕙　（冷然）唔！

游 你為什不問？

蕙 忘記了！

游 （深沉地）會麼？

蕙 （表示淡然）我想會的吧！

游 恨的人比愛的人更不會忘。

蕙 沒有了！——遠了！——淡了！

游 把一塊石頭丟在大池裏，水面上激動起一絲漣漪。慢慢地遠了，淡了。——

蕙 淡了。

游 這是光從河面上看。實實在在，那怨恨的石子愈沉愈深，永遠壓在河心底上。

蕙 讓它沉在心底吧！何必勉強要去掉呢？

游 （稍思索）仇恨的石子，不論大小，勉強是取消不了的。

蕙 你也恨麼？

游 唔！

蕙 恨——我？

游 不是！

蕙　誰?

游　不是誰。

蕙　什麼呢?

游　聽!

蕙　什麼?

游　誰在唱?

蕙　唔!

游　滿江紅!

蕙　——多悲壯呀!

游　調子那麼高。

蕙　低下去了。

游　怎麼那樣悲,有點抖。

蕙　哭了!

游　(淌着眼淚)爲什麼哭呢?

蕙　(掩面而泣)是亡國大夫的眼淚?

游　是離家兒女的悲歌！

蕙　是恨——

游　也是愛。

蕙　是悔？

游　不！是錯！

蕙　錯！（低首拭淚）

游　錯！

（沉默，忽然）

蕙　我敬你杯酒？

游　我？

蕙　唔！（斟酒，慢慢地送到游跟前，游直瞪着她。她欲想說幾句祝頌的話，結果，祇說了）願你——們都好！

游　（接酒）謝謝蕙——表妹——盛意！（一飲而盡，放下酒杯。過去拿起筆來，就在園壁上邊寫邊唸）

紅酥手，

黃藤酒，

滿城春色宮牆柳。

東風惡，
歡情薄，
一懷愁緒，
幾年離索，
錯！錯！錯！

× × ×

春如舊，
人空瘦，
淚痕紅浥鮫綃透。
桃花落，
閑池閣，
山盟雖在，
錦書難託，
莫！莫！莫！

（寫完，擲筆不語）

蕙：（咀嚼地）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，莫，莫，莫！（略一沉思，取出一方白絹，提筆邊寫邊唸）

世情薄，

人情惡，

雨送黃昏花易落。

（突然一陣嗆咳，吐出一口血來。但她仍寫下去。）

曉風乾，

淚痕殘，

欲箋心事，

獨語斜闌，

難！難！難！

（寫畢，搖搖欲墜，兩人默默地看着，低頭。燈光漸變，後面歌聲起，歌出釵頭鳳。）

（燈漸暗，歌聲完，燈滅。）

——幕——

後記

想把陸放翁的「釵頭鳳」寫齣戲，這意念該說有了很久。一向遲遲未敢動筆的原因是怕糟踏了這位「恆古男兒」的大詩家。其次，個人對古裝戲有點膩也是一個原因。我對「我們」這劇壇上的所謂「歷史劇」的估價，一向並不太高，祇看作是藉着外表的燦爛以掩蔽內質的空虛吧了。

前年，——該說是前年了，韶光的催人確是驚心動魄的——夏天，某劇團成立時招待了一次戲劇界，我那時雖已離開了劇壇，承他們的熱情也邀了我。他們問我有什麼劇目。我白吃了一頓，不好意思說沒有；祇得隨口說了一句：「我想寫釵頭鳳」當時大家聽了，都很高興，還表示「熱情」一番，希望我趕快寫。那種熱情，現在看來是可貴的，不過我當時倒並不怎樣感動，因為戲劇圈子裏的「熱情」一向是很廉價的。需要你的時候，常常很「熱情，」稍損着點牙眼，嘴臉似乎就分外難看了。

之後，我就沒放在心上，以為白吃一頓，開了張空頭支票，也就兩抵。不想以後碰到朋友們總問我：「釵頭鳳寫得如何了？」尤其幾位演員，更尤其是蔣天流小姐，她對這個題材似乎特別有興趣，見了面，一次兩次的問，倒使我有點窘。於是乎我想，不管如何，寫起來再說吧！

自然，我的決意寫這齣戲，除了朋友們的熱忱外，並不是沒有其他原由的。說出來，「寒蠢」得很，就是想賺一點錢以維持最起碼的生活。這些話，落在臉圓圓，面胖胖，一手拿着金鎊，一手揹了藝術招牌坐在沙發椅裏雄辯闊論的先生們的耳朵裏聽起來，又豈止是「寒蠢」而已？

一方面是自己的疏懶，同時也是自己的缺少「才子氣」。從前年冬天起，直到去年初夏，我才陸陸續續把初稿完成。我自知沒有那種一夜寫一幕的「才氣」與「毅力」。而經過一個不算短的時間寫了出來，自己看着也還不成材，我眞想把它丟了。這其間，多謝朱端鈞先生，他給我的幫助實在不是這裏所可盡述的。

從蘭心預告到上海大戲院，忽而又在美華重演話劇而作爲首次公演與觀衆相見了。導演者還是朱端鈞先生。得到了不壞的輿論，這，我感謝導演替我遮了許多醜，增加了若干美。

在這社會裏活着，倒底不是自活的。多長一年，就叨光能多碰幾鼻子灰，連整個臉都碰成灰色了，世故也深了起來。於是乎，才合了格。近來已養成就有文章與牢騷，決不排成鉛字的美德。冷不防有人還要拿這劇本出版，而且還必須寫篇跋之類的東西，倒使我有點惴惴然。因爲一排成鉛字，印在白紙上，抹也沒法兒抹，賴也賴不掉，奈何！

然而，終於又印了出來者，無他，還是那句頗爲「寒蠢」的話而已。

一九四三・二・一五・上海。

附錄首次演出演員表

游客男	葉　名
游客女	李　梅
老　翁	蘇　丹
園　丁	（老）胡　導 （少）王踏西
陸　游	吳　漾
唐蕙仙	蔣天流
狄　英	馮　黠
陸　母	吳純眞
靜　因	王　祺
冼逸雲	于　苗
趙士程	鄭　鴻

妙月　王薇
羅玉書　夏芒
小諸葛　何曦人
佛婆　徐慧
半地仙　何學初
小使　何畏

· 孔另境主編 ·

劇本叢刊

◈第一集書目

王文顯：夢裏京華
孔另境：李太白
方君逸：銀星夢
石華父：晚宴
李健吾：花信風
周貽白：綠窗紅淚
姚克：清宮怨
楊絳：稱心如意
魯思：十字街頭
顧仲彝：三千金

◈第二集書目

孔另境：沉箱記
方君逸：滿庭芳
朱端鈞：圓謊記
李健吾：喜相逢
周貽白：金絲雀
姚克：楚霸王
鄧昭聘：宴
魯思：狂歡之夜
魏于潛：釵頭鳳
顧仲彝：重見光明

◈第三集在編選中

世界書局　最新出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

劇本發刊第二集
釵頭鳳

實價國幣九十元
外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　魏于潛
發行人　陸高誼
出版者　世界書局
發行所　世界書局

6
9